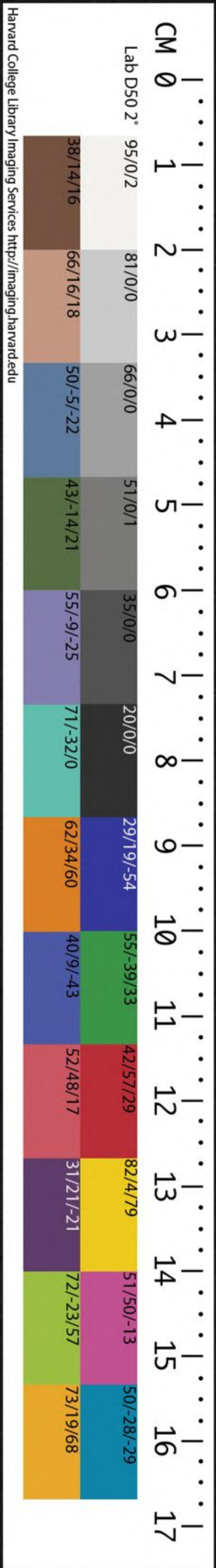


T856/311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歸安沈嘉

纂訂

錢塘陸堦

歸安沈士靖附參  
仁和王燾  
仁和沈遇  
仁和馮文炳  
全校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

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

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

類之

為君上極其  
君上極其  
然極樂耳若  
人欲極樂耳若  
須直見得天  
所以必若無伴  
方是天德王  
之三

陸梯霞輯解先勞章全旨 此章見為政在一身首  
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之久下節即是上節之  
意無兩層

序講 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

而已。凡民之行。以身率先之。欲民親親。必先之以孝。

欲民長長。必先之以弟。則不令自行。而行無不興矣。

凡民之事。以身勤勞之。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

則雖勤不怨。而事無不舉矣。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  
沈誠菴曰。先以行言。所以為教也。勞以事言。所以為  
養也。論政事之次序。則先養而後教。全其生而後  
可以明其性也。論道理之體統。則先行而後事。治其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其親不親  
實見得此意

夫論中君臣朋友  
不論從我子生  
來故信友則難  
不以此也  
惟其義也後  
世君臣朋友  
成利亡義是利  
便難信不但君  
臣難信朋友亦  
難信故每舉  
生于朋友而禍  
烈於君臣  
國之幸也

正名論理  
如此有父也二字  
便見非此不可  
更無去也謂信  
陸陽作用也

人知人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知者告我皆使我一舉則反涉私小耳。沈誠菴曰：仲弓焉知之慮，或以為圖治之切，好賢之勤，而不知以聖人所言觀之，則有大小之分，推而進之，則有公私之間，又推而廣之，甚至有與喪之異，蓋天下之事與天下共圖之，聖人之公也，若必我一人專之，則無論美惡，皆有我之私也。人但知妬賢嫉能之為私，而不知好賢達善，而必以一人專之，則便是功必己立，名必己成，而有我之私，不能化矣。甚至賢才皆我私人，恩權自我而出，而公聽並觀之門塞矣。由此充之，此心豈不可以喪邦乎？程子之語，所以為至戒也。○程子論本節，故在圈內，范氏論通章，故在圈外。○集註正解處，曰：事畢舉矣，曰：人心悅矣，曰：政益修矣，正言以見其效也。○圈外引范氏說，曰：君行臣職矣，曰：下無全人矣，曰：百職廢矣，反言以著其弊也。效如此，弊如彼，兩下並陳，萬世君相之龜鑑也。

陸梯霞輯解正名章全旨 此章見明倫為為政之本二節分。上是因子路探為政而示以當正名，下因其未達而詳曉之。名不正二節，是反說末節乃正說。總見名之不可不正，而非迂也。序講：孔子時方在衛，子路設問曰：衛君將待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當以何為先，而慰衛君望治之心也。

陸梯霞輯解 魯哀公之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于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也。序講：子曰：政莫大於正倫，使我為衛為政，必也先正父子祖孫之名，使名稱其實可乎。陸梯霞輯解：蒯瞶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蒯瞶以避罪奔亡，即不得以父靈公，未始不可以子衛，輒嫡孫篡祀，即可令國人有君，而何得令吾身無父。子實有父。

一句本出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興邦喪邦，蓋極言之，但人心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范氏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本。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為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則子皆緊接矣  
此則子尤  
緊要之文  
閣下三則字之  
概蓋名與事  
之同只在言上  
非事也  
故此自為一等  
而末等即事  
此節也

此節步  
則今皆緊  
則今皆緊  
則今皆緊

故字從上  
生來在  
字之文  
字之文

而視為仇祖實有子而孫為代名分不正甚矣。○此  
名字是名分之名。正名何。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  
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子  
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仕衛之意也。○必也是斷  
無出此之意乎。又是沉吟之詞。亦料衛君之難從耳。  
○夫子口氣中。并不可明說。據國拒父等事。蓋無顯  
非衛君之理。觀子貢托夷齊以問。可見  
序講。子路不深思其旨。乃曰。有是哉。夫子之迂闊  
而不近于事情也。政自有急務。奚其以正名為先也。  
陸梯霞輯解。有是哉。七字。作一句讀。○夫子正名  
之論。即不與輒之意。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  
迂者。蓋謂輒也。  
序講。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于天下事理。其所疑  
而不知者。其心益闕如。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  
此。  
陸梯霞輯解。野。是心粗氣浮。思慮欠沉。滌識見欠  
周密。而談吐欠從容。○闕如。在心上講。言此心不敢  
自執也。  
上靖曰。凡事于天理有不合。則必于人心有不安。  
衛事在于路。豈不疑之。只是不加審察。未便知得。

序講。我之欲先正名。豈迂哉。蓋為政之道。必名當  
其實。而後百凡施為。皆有條理。若使名不當其實。而  
不正。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  
言既不順。則名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為之事。如何得  
成。則事不成矣。  
陸梯霞輯解。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  
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  
一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碍。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  
何行得去。此以下皆泛論。然名不正。言不順。究當從  
父子君臣大綱領處說。方說得到下文。事不成。禮樂  
不興。○言字。不泛。即指稱其名之說。○事不成。不  
是事不成就。事即成就。也不成。個事體如此。則禮樂  
不興。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  
序講。事既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  
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  
率皆倒行逆施。刑罰不加于為惡之人。而不中矣。刑  
罰不中。則民莫知趨向之路。將安所措手足乎。名不  
正之弊。一至于此。可見大綱一隳。萬事瓦解。而國非  
其國矣。安得不以正名為先乎。  
陸梯霞輯解。事不成。只據理而言。其無可成之理。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  
以考實。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  
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字。最緊  
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  
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卻教他取水來。此便  
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  
為賊。是為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  
○雙峰饒氏曰。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  
礙。說不去了。既說  
不去。如何行得去。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朱子  
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  
事上。而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  
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  
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而不和。如此。刑罰安  
得不顛倒。○吳氏曰。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  
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刑  
及小人。刑過則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  
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  
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  
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  
體。如  
此。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

此



亦心言下  
歸結到言無言

也。註施之政事。事字與此不同。  
士靖曰。刑罰不中。則其慶賞亦自謬也。輒與兵拒  
父。其為刑罰何如。聖人之言。固可互看。亦自于衛  
事有關。

序講。惟名不正之弊。一至于此。故君子之為政也。  
不名則已。名必要正。而可言。若不可言。不敢名也。不  
言則已。言必要順。而可行。若不可行。不敢言也。惟名  
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  
禮樂興。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于其言之稱名  
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而後已矣。然則為政必先  
正名。非迂也。

沈誠菴曰。起言名實。素矣。是言衛之亂也。中言名不  
當其實。是言亂之原也。末言名實相須。是言理之正。  
陸梯霞輯解。註一事苟。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  
即指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以下名不正。二節  
是反說。此節是正說。兩必可。應上必也。必字。○君子  
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  
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

士靖曰。郢知保身。不知靖國。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  
之論。則則報之難。字為正也。且胡氏胡氏之  
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  
後人。識其進而難行。於是。亦由就時勢上  
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斷定。如  
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  
然理却如此。  
如傳習錄。布置報。迎饋。致國。情不受。是臣百  
姓。請報。請天子。請示。表報。二乃。學奉。如。上。皇  
故事。節。做。你。如。元。湯。戲。揚。徒。見。其。滿。腹。訂。信  
高。但。耳。  
湯。明。又。云。豈。有。人。致。敬。於。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處  
他。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極。心。狗。也。世。道。不。昌  
于。這。上。面。裝。點。用。於。然。則。赴。事。接。必。全。身。皆。空  
應。佛。性。必。將。護。聖。賢。賊。  
沈誠菴曰。想衛輒欲用孔子。而孔子以正名為先。亦  
教之以孝弟而已矣。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

陳氏曰。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  
必可言。照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  
照應言不順。○胡氏曰。衛世子蒯聵耻其母  
則事不成。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嫁召宋朝。宋公太子蒯聵過  
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假。  
太子蒯聵之謂戲。陽速欲討。從我而朝。少君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朝夫人。夫人見太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  
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靈公  
欲立公子郢。靈公卒。夫人立之。又辭  
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  
左傳初。衛侯謂子南。郢曰。余無

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  
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納衛太子於  
戚。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  
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  
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  
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  
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  
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  
輒之食為非義也。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  
是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

命吾  
五



父之不可拒而祖之不可禰矣。當自知國之不可利位之不可據矣。

陸梯霞輯解稼圃章全旨。此章責弟子小道之失。見君子當務其大首節因其問之陋而婉言以拒之。下因其出而示以大人之學。聖學以經世為主。若只在自已身上幹辦便自小自私。故夫子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人自有一種大學問。正在萬物一體處打疊。那用得稼圃著。

序講。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因請于夫子而學治稼之道。子曰。惟老于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又以園圃之事。比稼為易。請學為圃。子曰。亦惟老子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

陸梯霞輯解。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毓艸木。註云。樹果蔬曰圃。凡艸菜可食者。通名為蔬。不如只是不似意。便含吾儒之學。別自有在。意在序講。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農圃細民之事。而須願學之。小人哉。識趨卑陋。樊須之所為也。

陸梯霞輯解。此小人是位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陸梯霞輯解。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說。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合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朱子曰。役智力於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問古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待其出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待其出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待其出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待其出

此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非感應話頭。三好字對二學字。三上字對小



人字。禮義信對稼圃字。三個莫敢不。已包四方之民。下面抽出言之。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濶。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于我。自上好禮至焉。稼圃却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纔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陸梯霞輯解誦詩章全旨 此章見學詩者。貴有得而適用。序講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詩之為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故誦之者。必達于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長于諷譬。引論。而不直率。故誦之者。必能言。若誦詩三百篇之全。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設施。使于四方。而不能專于應對。尚須介紹之助。則誦詩雖多。不過記問之學而已。亦何濟于實用。為可見學貴心得也。

窮經不能致用 其言經時工 夫先錯則日 用皆而端宗 授政使命亦 指其大者而 言身

陸梯霞輯解 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詞。多婉曲。諷諭。而不直致。使所以傳君命。措詞取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詞之體者。不能也。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詞。不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助語詞。不達不是。全不通曉。只是不能隨方措置。便是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對得不善。不能不充。不卑。便是不能專對。士靖曰。詩本人情。該物理。二句兼攝。政使在內。可以驗風俗之盛衰。二句貼政一邊。其言溫厚和平。二句貼使一邊。

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之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必達於

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皆得施之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會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



沈誠菴曰雲峰推廣言之亦見教人讀書之法

陸梯霞輯解身正章全旨 此章見教民者以身不

以言這指君卿大夫

序講 子曰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其身果自內至

外無一不正則民皆觀感不待命令以驅使之而教

化自無不行矣若其身不正雖號令諄切亦不從我

以正故正人心自正已始也

陸梯霞輯解魯衛章全旨 此夫子有感於魯衛之

衰而歎之也

序講 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綱紀法度

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

陸梯霞輯解 夫子此言發於魯哀公七年衛出公

也衛之政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

臣卒之哀公遜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

越其不相遠如此然須渾然不露

陸梯霞輯解善居室章全旨 此取衛大夫以風世

須從公子二字看出然只在知足上說

序講 世祿之家多怙侈衛有公子荆夫子嘗謂其

善於居室方其初也器物用度向之無者今則始有

在他人必求其廣有也彼則曰吾今聊且合聚矣推

其心即止於始有亦以為足而不復求矣及其中也

器物用度向之有者今則少備在他人必求其盡備

也彼則曰吾今已聊且完全矣推其心即止於少也

公子著張公子而  
能如此故曰善也  
可謂足矣

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

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

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

鹵莽耶精切耶而能不能判矣○雲峰胡氏

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豈弟之

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

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

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

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

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

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

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

心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

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皆曰苟而已

又見其所欲有節而易足曾○楊氏曰務為

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

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

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傾壁側全不理

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序有序而又皆曰

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

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

稱之○問公子荆聖人止稱其居室之善如



有猶未至於合且完。即富有亦未精美。荆能知足。則以為已如此矣。似更明確。

士靖曰。朱子曰。累心。物引其心也。楊氏曰。累物。心役於物也。惟心役於物。而後物得引其心。朱子是正言之。楊氏是推原之。

陸梯霞輯解。適衛章全旨。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兩加字。見聖賢惓惓為民之意。亦見夫子經世之蘊。

序講。夫子周流適衛。冉有為之御車而行。序講。夫子入其境。見衛之人民。而歎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

序講。冉有曰。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必也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序講。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間。而王道大端。盡於此。抑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

陸梯霞輯解。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

庶見衛民之衆而  
行之蓋夫子康  
濟之心無時而  
故不覺一見之  
嗟也矣字足詞  
見民不致於  
字法連之見道  
大可為也

兩既字加字雖同  
而義自不同上  
既字是現成字  
故加字從王道  
法則上庶言亦  
既字是現成字  
故加字從王道  
法則上庶言亦

既字是現成字  
故加字從王道  
法則上庶言亦  
既字是現成字  
故加字從王道  
法則上庶言亦

詳按三事即正德  
利用厚生見于大  
焉

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序。國則有學。

士靖曰。三事不知所指。庶富教之說。猶為近之。

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乎。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

富之。雙峰饒氏曰。田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

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

以教之。雙峰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之。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

之。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

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

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

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

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

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

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序也。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

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

聞焉。漢文都長。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



人之知天地五更謂老入鞞行于辟雍天子先名三老五更皆齊於太學講堂其日天子先到辟雍禮奠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輪者坐而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也道自酢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唐

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唐書貞觀六年以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生能通一經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通一經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者聽入貢限

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陸梯霞輯解用我章全旨 此聖人自擬用世之效全為人不能用而發

序講 夫子有感而言曰今世無用我者耳苟有委我以政而用我者雖至于周一歲之月而已將見弊者革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也若至于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其無用我者也

陸梯霞輯解 期月而已讀住可也為句已止也○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本文口氣實趕重三年句然期月句亦不容輕○士靖曰言紀綱布則前弊革盡可知蓋弊政不去則善政不可得而行也

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善人為邦百年相向也且非相向也且非進心向善之進心向善之日而不可得日而不可得其言其情能不其言其情能不更切更切是使是使不可得不得已不可得不得已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後極其時思慕之語從來亦朝領以復不知其樂樂極不至反忘其樂朝領以復不知其樂樂極不至反忘其樂

陸梯霞輯解善人為邦章全旨 夫子為當時政尚威嚴而喜速效故思善人久道之化非不足之詞序講 子曰嘗聞之善人為邦累世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則世德積累和氣薰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從不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易詞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也有成治功成也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即草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將許多不好底事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可有成也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用而發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育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命命命命



句神味不... 聞太息之聲

之同歸于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為邦者。斯可矣。  
陸梯霞輯解。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夫子曰。誠哉是言。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法術者。非贊古語。乃贊善人。○尹氏註上三句。說本章下三句。隱狀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哉是言也。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陸梯霞輯解。必世後仁。章全旨。此言王者之治。無近功。以見仁之難浹也。

序講。子曰。如有聖人受命而興。而為王者。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亦未可遽期其效也。必是積之以漸。仁心仁政。涵育薰陶。至於三十年之久。而後深仁厚澤。淪於肌膚。浹於骨髓。天下皆涵濡於德化之內。而同歸於仁。夫豈旦夕可致者哉。可見非王道不能成。至治非悠久不能行。王道也。  
陸梯霞輯解。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人不貫徹的。意思與他處仁字不同。○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朱子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

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雙峰饒氏曰。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然苗頑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須是三苗既格。漸被暨訖。無不貫徹。方是為堯舜致治之仁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

如有固從不... 轉出音從... 世之極不仁而... 難致於仁轉... 必字決詞... 而後難詞... 難能之詞... 能者以極不仁... 之世而轉後... 愛仁以至於... 仁能王者不... 難為力也... 望者以極不... 仁之世而... 仁如有王者不... 必世而後... 已不... 沈誠菴曰。漸民以仁。以仁浸灌之。欲其仁厚也。摩民以義。以義摩厲之。使知名節也。浹于肌膚。猶在外淪於骨髓。則在內。由淺入深也。禮樂非可作而致。必以仁漸義摩。至于淪肌浹髓之後。而後凡事有自然之理。人心有自然之和。而禮樂於是乎興矣。



於和而本於情  
求於肌膚是矣

陸梯霞輯解正身章全旨 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與其身正章通指君臣者不同

序講 子曰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誠能  
遵守禮法內外如一以正其身矣于以從政為大夫  
而輔上帥民何難之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  
其如上正君下正民何哉

陸梯霞輯解 從政是大夫事故此為大夫而發  
陸梯霞輯解退朝章全旨 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  
以見正名分之意

序講 冉有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子  
曰何退朝之晚也對曰有國政子曰必其季氏之家  
事也若國政則吾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於禮猶得  
與聞之茲既不聞則非國政明矣是時季氏擅專魯  
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  
故夫子若為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之意深矣

陸梯霞輯解 晏遲也非日晚也○冉有對曰有政  
是實話但夫子欲諷他私議國政之非故反其詞非  
佯為不知之說非雖政亦事之論正是夫子春秋書  
一字不假借如此

而得與聞國政  
左傳哀十一年  
行十二年五月  
十四年齊人執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先待子而  
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季孫於十二月又無季孫問諸仲尼  
其君士齊而請伐齊此似可為孔子與聞國政之說

沈誠菴曰正名分者辨政事之分也抑季氏者不得  
專魯也教冉有者君臣家國之分不可長權門之政  
不可專而事主之道不可不盡心也

陸梯霞輯解一言與邦章全旨 此章見邦之興衰  
由於君心之敬肆上三節因問而示以一言與邦之  
由下二節因問而示以一言喪邦之由○定公問與  
喪只求之言聖人論興喪卻在為君上指點大意只  
是一個為君難後面予言莫違便是不知為君難處  
興喪皆決於此  
序講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為政有要如一言所係

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  
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朱子曰晁氏以為此章  
專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  
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齊馬  
氏曰臣

見君曰朝故其延曰朝晏晚也政國政事家  
廷季氏曰朝僭禮之稱  
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

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  
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  
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

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  
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陵既葬帝即苑  
中起層觀以望昭陵魏引徵同升徵熟視  
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  
下望獻陵太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  
毀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

矣吳氏曰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  
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  
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  
老待子而行蓋至是而不復以告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言言



而可與邦。有此一言乎。孔子對曰。與邦。大事也。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期必其效也。

士靖曰。人君廣聽博覽。原不可期。效於一言。

序講。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為君以至治甚難。為臣以輔治亦不易。當時之言如此。

陸梯霞輯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以君道之難。而臣欲為圖其難。故亦不易。重君邊。平中帶側。亦可。

序講。如因此言而能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戰兢兢。勵以圖之。而無一事之敢忽。於是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脩治。天命固人心歸。然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於與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沈誠菴曰。夫子但言知難。而不言其所以難。集註卻翻出戰兢三句來。便是實事。若但知難。而或遂巡畏縮。不能自強。邦其可以與乎。上文言未可必期。此言豈不可期。一開一闔。反復之間。大有警動定公處。

陸梯霞輯解。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

序講。公又問曰。一言所係。而可以喪邦。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若是。期必其禍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予為君他無可樂。惟其予之一言。

出而莫之敢有違背。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士靖曰。唯言莫違之樂。正是不知其難也。

序講。如為君者。其言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而善焉。由是臣民遵守。而莫之違也。則喜起致治。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而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然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於喪邦乎。君其加意可也。

沈誠菴曰。上文只說得莫之違。而不言其如何不善。范氏卻觀出君驕臣諂來。合前與邦言之。與者必由於戰兢。喪者必由於驕諂。萬世之龜鑑也。然朱子于與邦也。則依夫子語氣。而曰豈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委婉之詞也。於喪邦。則引范氏之說。而直斷曰。未有不喪邦也。蓋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至驕心易萌。而敬心難持。故與之實難。而喪之甚易。不可不戒也。

陸梯霞輯解。不亦善乎。只云如此。亦無害。勿講得太深。此二句輕。不過引起下文耳。

陸梯霞輯解。葉公問政。章全旨。此章見為政在得人心。故因人心以驗政。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

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日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

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

喪也。而與邦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序講 楚令葉公問政於孔子。  
陸梯霞輯解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忠於社稷。惠  
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  
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嘗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  
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肯。乃宵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不嘗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殉乎。  
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  
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返惠王。整肅官  
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  
序講 子曰。為政之道。能使近者欣悅。而無離畔之  
心。遠者來歸。而有趨附之志。則政之為政得矣。  
陸梯霞輯解 附錄莊氏曰。葉公執楚政。在昭王之  
時。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晉之敗。方遷都於  
郢。以避之。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散。而唐隨蔡  
鄧之君。莫肯附。故告之。○又楚以襄王之不仁。殺御  
宛。而與謗。而近者不悅。拘唐蔡之君。以求馬佩。而遠  
者不來。故楚難以興。若不返其道。何以為治。○聞風  
不是聞近者悅之風。乃是聞為政者之風。

子何足以知之。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  
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  
與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喪邦。  
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  
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  
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處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彼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  
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陸梯霞輯解 莒父問政。全旨 此章見政以遠大  
為期。子夏規模狹小。故夫子以此告之。首二句言近  
小之戒。下二句言近小之弊。速。躁心小。狹心。欲以心  
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一無字。戒之也。  
序講 子夏為魯莒父邑宰。而問政。子曰。為政有二  
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徂於  
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  
為教。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模。若欲事事速  
成。則急遽無序。所為必苟。而行之反不通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大事反不成矣。其  
何以為政乎。  
陸梯霞輯解 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  
到。豈容欲速。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  
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為政須以遠  
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  
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自立。不致為  
餓莩。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矣。則其治僅至  
小成。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無欲  
二句。且虛。勿推其故。恐礙下二句。  
陸梯霞輯解 直躬章全旨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  
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  
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  
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  
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  
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  
循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  
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  
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  
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  
急要。○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  
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  
以切已之事告之。

主退後之理。此章見政以遠大為期。子夏規模狹小。故夫子以此告之。首二句言近小之戒。下二句言近小之弊。速。躁心小。狹心。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一無字。戒之也。序講 子夏為魯莒父邑宰。而問政。子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徂於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為教。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模。若欲事事速成。則急遽無序。所為必苟。而行之反不通達。見小者之為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大事反不成矣。其何以為政乎。陸梯霞輯解 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豈容欲速。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自立。不致為餓莩。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矣。則其治僅至小成。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無欲二句。且虛。勿推其故。恐礙下二句。陸梯霞輯解 直躬章全旨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

近者悅。遠者來。此章見政以遠大為期。子夏規模狹小。故夫子以此告之。首二句言近小之戒。下二句言近小之弊。速。躁心小。狹心。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一無字。戒之也。序講 子夏為魯莒父邑宰。而問政。子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徂於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為教。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模。若欲事事速成。則急遽無序。所為必苟。而行之反不通達。見小者之為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大事反不成矣。其何以為政乎。陸梯霞輯解 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豈容欲速。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自立。不致為餓莩。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矣。則其治僅至小成。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無欲二句。且虛。勿推其故。恐礙下二句。陸梯霞輯解 直躬章全旨 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



葉公論不是  
庸非無知即二  
氏任其無我  
親平等之見  
夫子不直其  
非但舉天倫  
至理以動之其  
言冷而嚴究  
而正

父子相隱一  
易之至理非美  
本當證而之  
取相隱以全  
也證父正木  
心喪夫相隱  
正得木心之  
若云義未多  
所不可則相  
乃外節而證  
直在其中  
直在其中

須微所之  
後羊親之  
者也教者隱若  
各之出屬則  
于交極百世不  
能改亮言隱  
丹朱高堂之  
蘇者奇

恭敬  
地而  
處心  
是一  
件

所尚之直在細行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所取之直在大節在天理人情之中。

序講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身而行無私比者。無論他事之直即其父攘羊而已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陸梯霞輯解 黨是黨類不是鄉黨。○葉公以證父為直不唯直字認得差即此直躬二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心中有多少不自在處。

序講 子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於是為父者為子隱其過為子者為父隱其過不以聞之於人蓋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情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求為直而直在相隱之中矣。證接何為哉。

沈誠菴曰人情有不安者必不合於天理。天理有不得其正者必是溺情。故必兼天理人情言之。此隱處便是直處也。夫隱與直本是相反然人心最初一念天理畢露父子之間不容不隱。此便是直。若有求為直之心即其他泛然酬酢而以求直之心行之其為委曲已甚。况在父子之間耶。○直躬以父賣直此乃滅天理而窮人欲之極者。推此心也苟有利於身即

弑父與君何不可為。○集註引謝氏說順理為直所謂理便是愛親之心所為順便是愛親之心勝也。陸梯霞輯解 證父之事是屈抑了本心以求直於躬不免躬直而心屈。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難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為直周公之兄弟石碯之父子皆失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碯泣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之理塞矣。

陸梯霞輯解居處恭章全旨 此章見仁在存心有常居處三句存此心也夷狄二句常存此心也以心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孟子云云其  
色也粹然見於  
容也  
蓋厚乎德也  
而天下平矣

字作王。恭是心不慢。敬是心不肆。忠是心不欺。仁  
在心。不可捉摸。夫子就境上指點。使功夫有所持循。  
恭敬忠是仁之散見。異名者。夷狄不棄。即造次顛沛。  
亦必如是的意思。總是常常如此恭敬忠也。  
序講。樊遲問如何可以為仁。子曰。仁具於心。乃全  
體而無不在。為仁者須隨境而存其心。靜而居處。便  
要正衣冠。尊瞻視。儼然恭莊。而不敢惰慢。則心存於  
居處之時矣。動而執事。便要至一無適。肅然敬謹。而  
不敢怠忽。則心存於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接。又  
要忠實。視人猶己。內外如一。而不敢欺詐。則心存於  
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此三者拳拳  
勿失。雖到夷狄之中。確然固守。而常變不移。則此心  
無往不存。將至于全體不息。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  
豈非為仁之道乎。  
陸梯霞輯解。恭意思尊嚴。敬意思謹密。無事時  
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  
此心便要應事。若心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  
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要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  
偽。所以著箇忠。

夷狄不可棄也。

恭王容。敬王事。恭見於外。敬至於中之夷狄  
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朱子曰。敬專言  
如脩己以敬。偏  
言。是王事。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  
是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  
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新安陳氏曰。此與  
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  
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  
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  
靜敬恭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  
意何所容。而  
仁豈外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  
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

士與商人各守  
之節名之可則  
實則其名何如  
問其安見  
已重者本以天地  
物為一體已先身  
不得如何有得大  
任行已無一事非  
全乎其為己也  
取為士第一要者  
凡不行之事心  
皆取之而不行  
非行之而始也

陸梯霞輯解。行已有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  
皆恥而不為也。此便是志有所不為。孟子所謂人有  
不為。正是此意。不辱君命。不但是言語須兼舉動處  
事方盡。才足有為。不止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  
序講。子貢問曰。士為四民之首。必何如始可謂之  
士。而稱其名矣。子曰。士有志有才。其行於己也。以道  
義為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為。是其本正矣。  
及其奉君命而使於四方。則專對諸侯。剛柔合體。而  
不辱所以命我之任。是其才又足以有為也。才志兼  
全。斯可謂之士矣。  
沈誠菴曰。志有所不為。操守之所當自勵也。材足以  
有為。資稟之不可強者也。不可強者。既得之于身。而  
不以其所當自勵者。勉圖之。則其所為才。適足以供  
其潰閑。決防之資而已。故必以行己先之。而以使命  
輔之。此全才也。  
陸梯霞輯解。行已有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  
皆恥而不為也。此便是志有所不為。孟子所謂人有  
不為。正是此意。不辱君命。不但是言語須兼舉動處  
事方盡。才足有為。不止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

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朱子曰。胡  
氏說雖無  
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  
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  
其發於外者言之。○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  
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  
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言也。  
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  
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  
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輔氏曰。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  
則患在於無所能為。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  
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子貢能言。故以使事  
是其才足以有為也。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新安  
陳氏



所行無一可取而  
心亦不能無此  
氣言一生之志守  
已而不失已士之  
本也

序講 子貢又曰。全材不可多得。敢問其次於此而  
可謂士者。子曰。若有人於此。內而宗族。皆稱其孝焉。  
外而鄉黨。皆稱其弟焉。此其才有不足而大本已立  
者。亦可謂其次矣。

陸梯霞輯解 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才可見。行  
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  
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孝  
弟為仁之本。乃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  
此章所言。是只此二者而已。此二節。皆行已中事。  
序講 子貢又曰。孝弟亦難盡者。再敢問其次。子曰。  
今有人焉。知言之貴。信不審其時宜。而必于信。知行  
之貴。果不審其時宜。而必于果。是雖本末皆無足觀。  
硜硜然堅確不移。為識量淺狹之小人哉。然不害其  
為自守也。抑亦可以為士之次矣。  
沈誠菴曰。按集註首言志有所不為。材足以有為。是  
本末兼該者也。次言本立而才不足。是有本而無末  
者也。則其又次當以有末無本者繼之。乃棄不取。而  
直以本末俱無者。列為三等之士。何也。此可見當世

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為本也。○  
朱子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  
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朱子曰。孝弟  
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  
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  
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  
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不害其為

世序解云何如  
非問可以為士問  
今之從政者否  
士何如

之奇材異能。豐功偉績。不過隨世以就功名。皆聖人  
之所不屑道。而硜硜自守之人。猶為可取。聖人之所  
尚可知矣。夫自自守而外。便為市井。而當世之才人  
智士。尚有站立腳根去處乎。尚不知所以自反。而誇  
誇智能。甘自同於市井。斗筭乎。是亦可以猛然省矣。  
陸梯霞輯解 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  
守。○此小人以識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不同。  
○小人非貶他。要一看一然字。見其不與小人同其情。  
特與小人肖其象也。故自大人之變化觀之。似為小  
人。自常人之放縱觀之。實為君子。正以其與今之士  
迥別也。  
序講 子貢又曰。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可  
為士乎。子嘆曰。噫。此斗筭之人。鄙細齷齪。器量所容  
幾何。何足算而數之也。  
陸梯霞輯解 斗筭之人。當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  
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  
節。故以斗筭借言。

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  
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  
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  
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馬氏曰。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  
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  
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  
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  
也。符所交反。算亦  
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  
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狂狷者學不出兩字

陸梯霞輯解中行章全旨 此聖人直指出千古任道的脈以狂狷兩路收盡世間進退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假冒種子

序講 子曰今有人焉資質高明而又純密自能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吾得斯人而與之以道以傳於來世固我之素願矣然其入不易得必也在于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極高進而有為以取于善而不可限量狷者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為斷然不為而不可變移也吾各就其過不及處而激勵裁抑之使狂者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為之節則狂狷即將來之中行矣

傳道之托庶幾其有望乎 沈誠菴曰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句是推上一句而徒得謹厚之人二句則聖人所不言而朱子補出以反激必也狂狷之意志屬狂節屬狷激厲屬狂裁抑屬狷然此亦是補聖人言外意若終於此而已是過便是不及過與不及必陷於異端故進取不夫子但說得狂狷志節朱子恐人徒認此志節則終成偏僻故于言外補此數語以足夫子之意以醒後人之迷非與其終于此而已更反言以叮嚀之不可

不仔細理會

陸梯霞輯解 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中行無狂狷過不及之病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得是人而與之則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矣○進取二句只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跛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 陸梯霞輯解南人章全旨 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序講 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居心制事而無恒久之志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雖巫醫賤役亦不可為蓋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賤役且不可為他可知矣南人之言誠善夫

四書大成

論語

卷三

六

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狂者志極高而行

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朱子曰狂者知

過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

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

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

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

而已也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

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

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

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

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

這般恰好的人如狂狷尚可因○孟子曰孔

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

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三震下  
九二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陸梯霞輯解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注巫恒巫之有常者

序講 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亦云人若不恒久其德行則所為無成不獨內省多

疾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易之言如此陸梯霞輯解 易卦雷風恒巽下震上爻辭九三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

從雷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

為恒豈不可羞吝乎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

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

戒占者之辭 士靖曰此章原論恒卦九三爻辭上引方言見其理之無所不該下說不占見夫易之不可不學

序講 夫子既引此辭又曰無恒取羞在易有明訓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其為無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和自是不同不同  
正是和處此高字  
直下三之也此知  
自有知之義  
不同自有不同  
義此而字分謂  
和

陸梯霞輯解 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玩而已矣三字有令人深省意○不占只重取羞不重

占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甘故特提醒之使知無恒取羞雖欲不恒不可得矣只將箇占字輕輕打

動他本來愧思之念令自改圖 陸梯霞輯解和同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

之不同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川愛處說者不同

序講 子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故視人猶已與物無忤何其和也而惟理是視是非

不假初非狃乎流俗而有意與之同也小人之私心私故懷阿比喜狎昵所以常同而見利則爭樂于忌刻

初非公心信愛而和以處之也其相似而實相反如此夫子別而言之欲學者察乎二者之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沈誠菴曰有心為和便不是和故曰無乖戾之心有意為合乃所謂同故曰無阿比之意然圈內只解得

和同二字而互言之意未明故引尹氏說以發之 陸梯霞輯解 此二句言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

同不是和為和與同相似而不同故如此分別出來

善夫 恒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

子稱其言而善之 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

微頭 微尾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如人送

子曰不占而已矣 朱子曰不占只是不讀書之意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

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

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南軒張氏曰和

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 尹氏曰君

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慶源輔氏

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 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

爭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

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

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此是就子貢  
鄉人好惡之論  
上作轉語不  
如云是是是  
文改義非如  
觀人之法定  
取必於鄉人好  
惡也

陸梯霞輯解鄉人皆好章全旨 此章見取人當於其類子貢但稽其好惡之同夫子卻稽其好惡之類末二句要合講勿分開

序講 子貢問於夫子曰人自初至長知之悉者莫若鄉人若有人焉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賢乎子曰未可遽以為賢也恐其同流合污也子貢因皆好不足恃又轉而再問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可為賢乎子曰亦未可遽以為賢也恐其詭世戾俗也蓋一鄉之人固宜有公論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不如各以其類自為好惡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其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陸梯霞輯解 兩何如俱就好邊說○未可與不可不同是未定意○末二句乃夫子答子貢皆好皆惡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易嘗惡之耶

士靖曰子貢皆好之問欲惠公論于鄉人皆惡之問又欲觀獨行于士子是皆中無真見而外必有所蔽也惟聖人持衡在己鄉人之善惡已先審定

觀其好惡而其人之善惡自定

陸梯霞輯解易事章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持已待人之殊

序講 子曰君子之人易於承事而難於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正若欲悅之以非理之事阿徇而逢迎之彼必拒之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已方嚴而及其使人也則又隨其材器而任使之雖一材一藝皆得進而效用事之不亦易乎若小人則不然小人之難於承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若悅之雖不以其道彼亦欣然而悅也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易于親狎而及其使人也則責望無已必求其全備而後已焉事之不亦難乎一念公私之間而相反如此人君選任大臣不可不察也

沈誠菴曰事說之難易皆君子小人之實事也而集註則指其心之相反處言之蓋就根源處論也

士靖曰小人求備於人然及其既說之後則竟有一材不具者偏乃親任之若君子易事然當其程材之際有微秩散員必不肯濫予者

四書大成

此章是就子貢  
鄉人好惡之論  
上作轉語不  
如云是是是  
文改義非如  
觀人之法定  
取必於鄉人好  
惡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小人之私而刻私故易說天怨故易事刻故難事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朱子曰君子無

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裏去處奉他故易說○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私甚恕小人持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私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林隨

命

卷三

三



陸梯霞輯解泰驕章全旨 此章言君子小人之氣象有迹同實異處

序講 子曰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于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而不是矜已傲物或涉于驕肆小人惟欲是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故常驕肆而不是從容不迫有得于舒泰其存心異故氣象相似而實不同如此

陸梯霞輯解 泰王自得驕王傲物○泰是有道德者之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士靖曰安舒者定於內也矜肆者誇于外也君子安舒而不矜肆於心有得於物無競也小人矜肆而不安舒于外自高于中自欺也

陸梯霞輯解近仁章全旨 此示人當完心體以求仁即其資稟而言非論其學問工夫也  
序講 子曰仁為人心之所固有而不能不拘于氣質之偏故柔脆者有物欲之累華辨者有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強而不屈堅毅而有常樸實而無華遲鈍而不佞四者之質于仁為甚近焉蓋剛毅則不屈于物欲木訥則不至于外馳雖未得即為仁而可以近乎仁也加以學力則不止于近仁矣

沈誠菴曰仁須克去己私今不屈於物欲則於己私先遠矣仁必斂華就實今不至於外馳則精神內斂矣此其所以近仁也

陸梯霞輯解 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燦然而宣朗也若資質之美則拘于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于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木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仁天理也不屈于物欲則近仁內心也不至於外馳則近仁士靖曰觀剛毅木訥之近仁則遠於仁者可知○有近仁之資而不充之以學以求至於仁是自絕於仁也

陸梯霞輯解切憇章全旨 此章言士貴全養所養既深則自然流露自然所施各當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疎畧未能憇憇勇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  
序講 子路問曰士之名不易居必何如斯可謂之

才器而使之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

是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是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御有奮發

作興氣象○近仁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憇

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憇憇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憇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

切切憇憇怡怡如也  
此須知這氣象  
從何求不是  
面有實得精  
厚子養之氣  
裝得須知  
子中體會  
春下雙聲  
無此之法  
造來同  
壯一箇  
子路問曰



中德性之學  
禮樂之文  
西春之文  
奈外之效  
具足

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於中和，必其切切如情意之懇到，德德如語誥之詳勉，而又怡怡如顏色之和悅也。斯非涵養有素，而化其氣質之偏者，不能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德德，而無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而無賊恩之患。此士所謂恩義兼盡也。陸梯霞輯解：切切德德，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切切，還以情意言。朱子注：教告未穩。

陸梯霞輯解：教民七年，章全旨。此夫子深與善人之化，非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序講：子曰：武備，國之大事也。而使民正不易，惟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其於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心，而且教之務農，以厚其生。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

沈誠菴曰：孝弟忠信之行，教之本也。務農講武之法，教之事也。民知親上，死長，從孝弟忠信之教來，可以即戎。從務農講武之教來，親上死長，是從中間補出。

乃即戎之本

陸梯霞輯解：善人天性慈祥，全無慘刻，能消民戾。凌鷲悍之氣，又無操切，能從容漸民於肌膚，念慮之間，可以即戎。見得教民，纔可即戎。聖人重言兵之意，重在親上死長，而兼生養素厚，武備素嫻。意。

士靖曰：孝弟忠信之行，與務農講武之法，須是兼舉。不教之孝弟忠信，則民不知義，不教之務農講武，則民不知勇，而知義以生其勇，知勇以赴其義，故可以即戎。五霸迭興，所以教民，即戎者，非以威脅，即以利誘。如善人者，又何可得哉。孔子所以思之。

陸梯霞輯解：以不教民，章全旨。此為輕用其民者，說見民之不可不教也。

序講：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用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是謂自棄其民也。

沈誠菴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豈好戰哉。而有不得已者，蓋有國而講求戰備，庶可以危為安，以亂為治。故周公之告成王立政，必曰：其克詰爾戎兵，召公之告康王，亦曰：張皇六師，蓋繼世之君，承平日久，朝

別而言之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悍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自克，則切切德德，怡怡之意，常少。故箴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雲峰胡氏曰：教民，本非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

思其作為何如，乃有益。

問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以有九年之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厚齋馬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同，教士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雙峰饒氏曰：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治成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

是棄其民也。吳氏曰：教民者，非謂教之戰也。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

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如司馬法是也。



也。野。備廢弛。一日變起倉卒。慘毒流于生民。危  
家國。聖人論政。往往不諱言兵戰。蓋慮之遠  
矣。故夫子歎之。  
士靖曰。春秋之時。列國兵爭。往往以不教之民戰

#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知有道之穀。非教也。但存此時。不  
知行善救世。之非教也。但存此時。不  
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教也。

陸枏霞輯解憲問章全旨。此勉原憲以有為。人未  
有不自有守而有為者也。亦未有不能有為而徒守  
者也。恥也。句。雖雙承上兩句。須抑揚。重有道邊  
序講。原憲問何事為可恥。子曰。人之可恥者。莫過  
于無能而苟祿。如邦有道。明君在上。正君子有為之  
時。乃不能為。而徒然食祿。邦無道。上無明君。雖卷  
而懷之。可也。乃不能獨善。而徒然食祿。可恥之甚也。  
憲之狷介。有守固。知無道之穀為可恥矣。未必知有  
道之穀為可恥也。夫子并言以廣其志。蓋因其所已  
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歸安沈磊  
錢塘陸堦

纂訂

歸安沈士靖附參  
仁和王 熨  
仁和沈 燮  
仁和馮文炳 遇 全校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

名。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凡四十七章。端而聯書之。為自記之證。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

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

命。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



沈誠菴曰。邦有道數句。是平貼本文。而襯出不能有  
為不能獨善二語。則其所以可恥之故。已盡之矣。憲  
之狷介以下。又因其人之缺欠。而側重有道一邊。以  
為激厲狷者之意。蓋夫子嘗言狷者有所不為。而朱  
子曰。知未及而守有餘。夫曰知未及。則其知無道。穀  
之可恥。而未必知有道。穀之可恥。或有之矣。曰有所  
不為。則其或不能進于有為。亦有之矣。此朱子推原  
夫子意中之事。而實確不可易之論也。廣其志。所以  
為進德之基也。蓋人之志不廣。則視其目前所到之  
詣。清介不苟。以為至矣。何能有大擔當。以斯世斯民  
為已任乎。

陸梯霞輯解。按大戴禮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  
後。退隱于衛。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  
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恥。  
士靖曰。狷介二字。狷屬氣質。介屬志行。

陸梯霞輯解。克伐章全旨。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  
心言。亦以成德言。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

不行只是外道  
方得克伐章全旨  
而本行查淨  
見非

克大人之心也

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  
未得為仁。

序講。原憲又問人心為物所蔽。好勝為克。自矜為  
伐。忿恨為怨。貪求為欲。有一于此。皆為心累。若能于  
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遏而天理存。斯可  
以為仁矣。

陸梯霞輯解。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  
並記二問。此與問恥都是質之夫子。以信其志。

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  
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

為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思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  
也是克為好勝人也。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  
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  
功為伐。忿見于外。恨藏于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  
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病根在欲字。有所欲。則貪  
多而好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憲已九分信是仁了。故不曰乎。而曰矣。  
士靖曰。克好勝。不知有人。但一向便要自占便宜  
去也。伐自矜。但知有己。更不識天下復有人物事。

吾不知是如實  
語是說語  
是說語不是  
我新語之從  
不行處合下掃  
去便是故曰可  
以高難先難  
復正好從此用

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  
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

為也。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  
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  
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也。邦有道而  
不能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  
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  
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  
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為恥矣。特欲  
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  
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  
之時。雖無枉道。而未免素餐。故以是而并告  
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  
庶乎其有所未為耳。

益充其所未為耳。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  
怨忿恨欲貪欲。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  
氣盈也。怨欲二者。因已所無。而生氣  
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  
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  
之也。朱子曰。只是自就道理。看得透。則那克  
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  
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  
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  
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矣。若只  
是遏在胃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  
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

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

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

曰

可

二



業也。怨忿恨。不知定命。無從自外也。欲貪欲。不知定分。無容強求也。皆是肆人欲而滅天理之事故。原思自疑不行之為仁。

序講 子曰常人之情有一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可以為難矣若遂以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陸梯震輯解 仁則吾不必乘間竊發而後非仁只此遂念強制便與那天理渾全自無私累者不同不曰未仁而曰吾不知聖人口氣甚渾融

克己者內盡  
不行者外盡  
相反

沈誠菴曰拔去病根一番蕩滌廓清無復纖毫蒙蔽而天清日朗矣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則時時奔突時時遏抑推來推去滅于東而生于西矣誠能察于此二者之間則所謂病根之所在不容放過一眼觀者一意擒著必除之而後已不亦親切矣乎凡人既有是病又要容忍是病自己作賊自己窩罅縫既開滲漏遂多今之拿賊不著多為此病中之士靖曰若論到細密處今之原憲兩問皆是暴露已長豈不是克伐微芒

四書大義

論語

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之皆是因其所已能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只為原憲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問也如子貢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問曰非與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原憲孤潔節介卒未易

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再求之徒若教子路再求或曰四者不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

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朱子曰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漸漬消磨一

論語

卷四

七



陸梯霞輯解懷居章全旨 此言士不可不空其俗情蓋俗情重則道心遠矣

序講 子曰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于意所便安者如宮室麗用之美聲色貨利之私戀戀而不能忘則心為物役于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

陸梯霞輯解 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字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

序講 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之所對而意側

陸梯霞輯解 危言危行章全旨 此論持身保身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持身之節出言有時而可保身之智此章泛論君子處世不指人臣此章體對而意側

序講 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之所對而意側

沈誠菴曰此章為以言勇取人者而發序講 子曰行道而有得于心謂之德有德者和順積中雖沉默不露其言而當夫建議之時自然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可以必其有言若夫曉曉而有言者或是取辦于口而無心得之實亦未可知不必有其德也心德渾全謂之仁仁者心無私累雖醇厚不露其勇而當夫任事之時自然見義必為而正氣無

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意所便安謂不循理之安而惟循情之安則違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雲峯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士相似與聖人安士樂天相反安士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並去 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

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朱子曰洪

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耳○南軒張氏曰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唯可以必其有勇若夫奮然而有勇者或是逞其血氣而非天理之正亦未可知不必有其仁也蓋由本可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修己者豈可不以德仁為先而觀人者又豈可徒以言勇為重哉

陸梯霞輯解和順積中二句出禮記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順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其言

溫厚和平長于諷諭不學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

中來○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

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圈內註仔細兩或字正貼兩不必字若尹氏下兩

徒字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士靖曰聖人立言自是渾融然亦不竟將不好待天下也曰不必有德不必有勇非謂言者必無德

如子貢能言亦不得竟謂之無德非謂勇者必無德仁如子路有勇豈可竟謂之無仁故集註兩加或

字以體貼兩不必字之意但徒恃言則無德可知徒恃勇則無貼亦可故又引尹氏說以足之

見重德仁之意

陸梯霞輯解羿章全旨此見聖賢崇德結力之意適以德與力並問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見

序講南宮适問于孔子曰嘗聞有窮國之君羿善射篡夏后之位羿臣寒浞之子孫多力能陸地行舟

乃羿為寒浞所殺稟為夏后少康所誅此二子者強力如此而俱不得其死所有然禹盡力于溝洫稷播

百穀身親稼穡如此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而成王業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故果安在哉适意欲

以羿稟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孔子嫌于傷時與自任故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嘆美

之曰賤力而貴德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為趨向

者所可此哉沈誠菴曰适之意是推适不言之隱而原夫子所以不答之故

陸梯霞輯解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之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

不答者謂其以禹稷比己已難答又以羿稟比當時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

相而代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稟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

后少康所誅左傳魏絳曰昔夏之衰后羿自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路於外愚弄其民而

娛羿於田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馭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嬖鬪靡自有鬲氏收

二國之燼醴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有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窮遂亾

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音詣稟五報



有權力者愈難答。迨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

○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敗。至十旬勿反。有窮后北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稱帝。彘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居河南二十九歲，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修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即后相也。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其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禹平水土，所以為播種之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陸梯霞輯解。君子不仁，章全旨。此章要得做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他，何可一墮足于小人耶？不全是絕小人有矣。夫是婉詞，未有是決詞。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序講：子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天理間斷，人欲復萌，者有矣夫。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萌之時，亦不勝其私欲之蔽，未有能仁者也。然則為君子者，可不自謹而為小人者，可不自反乎？

後漢楊彪傳見  
子修為善日深  
殺擇見死肉曰  
公何瘦之甚正對  
曰懷無日碑先  
之明恍惚先牛  
我懷之否交標  
為之改否  
詩大雅匪教匪  
誨時惟好字

不自反乎？沈誠菴曰：仁，人心也。心在則便能檢點，私欲便不萌。作心不在，便是不操存，便是私欲萌動，未免為不仁。為只當得个是字，非別有作為，而後為不仁。蓋即此念慮之際，毫忽之間，心意略有走作，即此已是間斷，已是不仁。

陸梯霞輯解：仁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觀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是立言本旨。○有矣夫，只想像猜度之詞，不得實說如何不仁。

陸梯霞輯解：愛勞章全旨。此示人以愛子忠君之則。

序講：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凡所為，貴成而戒敗者，必出于勞。而後可雖欲姑息之，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凡所為，陳善而閉邪者，必出于誨。而後可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為父與臣者，各盡其道，而為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可已。沈誠菴曰：蘇氏前一反說，解能勿二字後，一正說，而曰：知勞知誨，其所以警醒者多矣。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慶源輔氏曰：適素號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荅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奡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扶天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林反，諶侍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陸梯霞輯解 愛忠以心言。勞詢以事言。○味兩箇能勿字。便見理所必然。勢所不得不然者。陸梯霞輯解。為命章全旨。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入之效。于此又見卿之四賢者。公心體國。物我無間。略有虞庭九官相讓。各濟其美之風。夫子稱之。豈惟辭命一事之善。所以教為人臣者。凡事皆當如此也。

序講 子曰。辭命所以交鄰。况鄭以小事大。所係尤重矣。乃其為辭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為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猶恐其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猶恐其繁簡未必適中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修之以損其有餘。飾之以增其不足。然又恐其文采未必可觀也。惟東里子產當國者也。以視其成。又從而潤色之。使化樸為華。易俚為雅。而辭命成焉。眾賢畢集。而各效其長。不相嫌忌。如此。鄭之能國也。宜哉。陸梯霞輯解 草創是創始。今草藁討論是討求。典故議論當否。修飾謂冗繁者。修除不足者。爭飾潤色謂潤澤而不枯槁。采色而不質素。○鄭國是子產執政。按左傳。裨諶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向曰。子產有辭。

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而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春秋之辭命。猶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諸大夫。求辭命之善。不有其已。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羞。後世反是。所以辭命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為命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概作四平。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陸梯霞輯解 惠人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評品人物。而褒貶各無所私。

序講 或人問子產之為人。何如。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于國。乃惠愛其民之人也。

陸梯霞輯解 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惠人不就作愛民看。蓋言子產乃惠愛其民之人也。字指子產。

序講 或人又問子西之為人。何如。夫子無所可否。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

陸梯霞輯解 彼哉彼哉。只是不論他。註中僭王不華。沮賢名亂。俱不可入口氣。○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遷都于嬉。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沮止之事。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楚昭王欲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昭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

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

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

二十年。子產疾。謂子大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荏苒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及子

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胡氏

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

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

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開百乘之地伐上殺王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國之利也楚王遂止○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

沈誠菴曰一不能尊王二不能為國進賢三不能為靖亂而反致亂○孔子之彼子西其意不知何在朱子略述其三事而總之曰則其為人可知矣若曰此三事即非孔子之所以外子西而子西之可外于此亦可見矣

序講 或人又問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斯人也相桓公桓公因大夫伯氏有罪奪其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管仲伯氏後來窮約而飯蔬食至于終身曾無怨言蓋心服管仲之功故如此觀此而管仲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

政亦賢大夫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鮑張

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王秦將來討亂嗣不

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然不

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止至善章內則

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朱子曰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伯氏

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齊馮氏曰駢邑齒年也

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

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

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

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而富人莫之敢拒者

即此事也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

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

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

霸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或問管仲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劉元云管仲功蓋一匡天下哀周禮以編長難才不可嘉此章特稱之曰人也言亦一時之人也猶猶也言得一個人也下文舉其奪伯氏之邑令伯氏終身貧賤而無怨言財平生美有威服人處非徒以威壓人亦許之之詞也

陸梯震輯解 勿褒伯氏能安貧知罪只重管仲有功上



無忘中境界不  
一有天性淳樸  
無忘有世氣  
到之世氣有  
學者到席之  
樂天守命  
無忘

陸梯霞輯解無怨無驕章全旨 春秋時富貴者皆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為難耳若夫富能無驕即稍知節制者能之此亦無甚難者而奈何世之富者盡驕焉意在言外○

序講 子曰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人之常情但貧為逆境處貧而能安于義命無所怨尤此實人之所難富為順境處富而能守其節制無所驕肆猶為人之所易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劉元曰貧富皆身外之遇也而人每以受其所守性性定者貧而有以自樂富而有以及人僅以無窮了世之守財者亦或能之惟貧而無怨者言難

好孔夫子此言言而勉合其也

陸梯霞輯解公綽章全旨 此傷魯用人之失○聖人評人短處先標其所長然不直言長短只說个影子隱隱躍躍令人自會即趙魏滕薛俱假借之辭不可認真但思趙魏老是如何為滕薛大夫是如何為則知公綽之長短切不可露廉靜短才話頭  
序講 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為人也以之為家老雖趙魏晉卿家大如此然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公綽廉靜寡欲正己以率羣寮則居其位有餘矣若以之為大夫雖是滕薛之國小政繁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位高責重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公綽短于才亦不可為也用人者不可因才而罷使之乎  
陸梯霞輯解 老是家臣之長總領眾職無幹理之繁為趙魏老只要他廉足以風貪靜足以鎮躁不必要他有才若滕薛大夫內撫百姓之彫敝外應諸侯之征繼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覓个長處而帶个短說多少宛轉○以

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質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而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管仲之才當與伊周並駕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似勝無諂者○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而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

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末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新安陳氏曰惟其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



禮樂原自德  
性  
合各成其為  
之字有分有  
合

為家老則趙魏且優况小子趙魏者乎以為大夫則  
滕薛且不可為况大于滕薛者乎如此會意極活蓋  
夫子原為魯發也

沈誠菴曰公綽為魯大夫蓋官失其守人枉其才矣  
孔子不欲斥言魯用人之失故借趙魏滕薛言之而  
魯事可因以見此立言之妙也

陸梯霞補解成人章全旨 此章見人以大成為貴  
上節答子路以成人之道是舉其全下節示子路以  
成人之次是舉其偏上因子路之所取者而進之以  
中和也下因子路之所至者而不欲其安于此也首  
節成人對著武仲公綽等人而言見彼以偏雜而未  
成此則以渾成而成人對著今人貪汙苟  
且之人而言見今時以敗壞而未成此則以疑固而  
為成○上節告以成人之道欲子路會其全也下節  
告以成人之本欲子路知所重也

序講 子路問為完成人道之理子曰成人不易為  
必材全德備而後可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  
欲下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能兼此四子之長  
矣而猶慮其資稟之偏不能適中而未至于從容和  
順也又必須節之以禮損其過益其不及使四者皆

歸于中而無偏倚之失和之以樂日就月將勿忘勿  
助使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而無駁雜之弊則德  
存于中而文見乎外才全德備渾然粹然而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以是為成人亦已可矣

沈誠菴曰德成于內指四項文見于外指禮樂此是  
總攝一攝下面材全德備則融會一成

陸梯霞輯解 成人言人道完成不虧欠也若字貫  
四句○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公二十  
二年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  
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公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  
而施不怨也齊人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又下莊  
子欲刺虎管鑿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  
爭則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莊子從之一  
舉果有雙虎之功○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  
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  
者耳○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况子路耳言有是  
一能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于禮樂焉則亦不足  
以為成人矣○兼四子之長猶見是知廉勇藝到文  
之以禮樂則渾然不見其迹矣○文以禮樂則不好

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  
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  
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  
王綱下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楊氏曰知  
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  
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  
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  
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  
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  
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  
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  
正而無偏倚和以樂  
則和樂而無駁雜 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  
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  
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  
以語此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  
序曰莊子養母三戰而北及母死齊伐魯莊  
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  
師殺數十人以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  
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

歸于中而無偏倚之失和之以樂日就月將勿忘勿  
助使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而無駁雜之弊則德  
存于中而文見乎外才全德備渾然粹然而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以是為成人亦已可矣



負約之人不待  
信時本非信  
則信未信  
已矣矣  
不忠不義  
上勤

底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蒙引以廉勇為德知藝為才一說兼四子之長為才全文以禮樂為德備似更清楚蓋四子之長皆以質言也

序講 子既答之又即其所能而勉之曰所謂成人者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惟能見利則揆之以義審其當取與否而臨財無苟得見危則以此命授之于人而臨難無苟免既與人相約已久而行必踐之不忘其平生之言此皆忠信之實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此而進之則才全德備之成人可以漸及由也其勉之哉

沈誠菴曰忠信之實大概言之足以包上三項夫子教人往往以主忠信為本陸椽霞輯解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莊子之勇矣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禮樂未備是欠了文

之以禮樂一句○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不分○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此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言

士靖曰下節似子子路問後弟子復有進質而夫子言之者蓋其間或有脫簡未可知

沈誠菴曰終一部論語從未有弟子受夫子之教而直斥以為不必然者若夫子告以成人之道而子路

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事有不能為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問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於此逐項說矣○雲峯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求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要平聲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

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論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



竟自守其所見。則亦不必問矣。豈惟不必問。且將以是訓夫子也。其為名教之罪人。可勝言哉。

陸梯霞輯解。信乎章全旨。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因人之譽。文子而問之。下節因過與文子而疑之。

厚講。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靜廉潔底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焉。乃問于衛人。

公明賈曰。信乎爾。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陸梯霞輯解。信乎不信之也。

厚講。公明賈對曰。言笑取人所必不能已者。若全然無之。此不近人情之論。以此相告者。過也。蓋多言者。人必厭其言。吾夫子時可以言而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不覺其有言也。苟笑者。人必厭其笑。吾

夫子心有所樂而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不覺其有笑也。貪取者。人必厭其取。吾夫子義所當得而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而不覺其有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為不情之言。而

公明賈以時中稱之。尤為過情之譽。故夫子疑其詞曰。爾。夫子其果能然。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夫子不直言其非。而但疑其詞。此與人為善之心。忠厚之道也。

沈誠菴曰。夫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過而信。衰薄之風如此。夫子以三代之直。秉人物之衡。一言出而人品定。豈得以分量之未至。而輕信之乎。故論文子之所及。則賈之所言。宜乎正言其非也。若夫子與人為善之至念。寧存乎疑也。然則人之致疑者。不免于薄。以不得其真也。夫子之致疑者。仍存乎厚。以已得其真也。

陸梯霞輯解。末二句。總是疑詞。若單出其然。則言據子之說。夫子為如此。庶不犯下句。

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史鮪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不言不笑不取。似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偏之行。然賈却說時言樂笑義取。似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雙峯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從

沈誠菴曰。夫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過而信。衰薄之風如此。夫子以三代之直。秉人物之衡。一言出而人品定。豈得以分量之未至。而輕信之乎。故論文子之所及。則賈之所言。宜乎正言其非也。若夫子與人為善之至念。寧存乎疑也。然則人之致疑者。不免于薄。以不得其真也。夫子之致疑者。仍存乎厚。以已得其真也。

陸梯霞輯解。末二句。總是疑詞。若單出其然。則言據子之說。夫子為如此。庶不犯下句。



陸梯霞輯解求後章全旨 此章以防二字是斷案。其詞若順其意實有所挾當時之人都未見他的意思。夫子所以發其隱且是春秋誅心之法。縱以求為後三字憐他不忍先人之斬祀為孝不忍後人之失統為慈而要君之一念形迹顯然孰得而寬之。序講 臧武仲得罪于魯出奔于邾既而自邾如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夫子即其事而誅其意曰武仲得罪出奔雖欲請後使人陳詞待命可也。乃先以防自據然後求為立後于魯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後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臧氏欲逃其罪以欺世也能哉。陸梯霞輯解 以防求以字與以費叛以字同。立後不是立其子只是立臧氏使先人有後耳。士靖曰武仲之罪一在廢嫡立庶二在從甲自衛三在犯門斬關其奔邾也正當追正典刑若以先勳存祀是在論罪之後君自主之而復據邑請後此聖人深惡其心而尤欲必誅之者也。

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公明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疑之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主之美為辭令者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請讐臧氏公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秩孟孫奔邾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

沈誠菴曰立後在君非已得專便是純臣據邑以請便是奸邪然武仲據邑其事在於白邾如防其言在於敢不避邑存先紀勳以無要君之跡挾之以不得不從之勢便是要君之意。

公羊傳來奉元昌為與諸侯圖宋彭城為來誅也疏君子誅之不誅事奉元昌諸侯保兵向國而不為賤詞與趙敬與也後漢書書傳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

戒孟氏藉除精於臧氏臧孫助之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甲命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生與紇兄相所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出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受龜使為以納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言不知不足也言不該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范氏曰要君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



高者不正而  
極也  
王伯道之極是

子思之心下之  
春秋之意  
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陸梯霞輯解 正章全旨 此是夫子賤伯之意。初非評其優劣。權以濟事。曰。晉文公創伯于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伯者。機關不可再。故其取厥定。伯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初做。這今事業。緣人心尚正。意仁義二字。還鼓動他得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卒服。天子言此。見伯道之不足尚。晉文公已不得及齊桓公所爲了。况又學二公而又差者乎。正譎是論其行事。非論其心術。齊桓公內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略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序講 子曰五伯迭興。桓文爲盛。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於此者。如晉文公所行之事。專尚詐謀。而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齊桓公所行之事。猶知正道。而不尚詐謀。是正而不譎者。二公之優劣可見矣。

沈誠菴曰。夫子只就二公分優劣。朱子却恐後世之竟以桓公爲可尚也。故直將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總斷之。○雖其以力假仁。二句先立開一步。從王道說到伯功。○上文二事略舉其概。故又書此二語以該之。

陸梯霞輯解 晉文之行事。觀其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他如幽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凌上。其譎而不正可見矣。齊桓之行事。觀其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共。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也。如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王世子之大法。其正而不譎可知矣。○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于僭王。猶憂孔子于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歉于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

祀爲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火論霸術。正王道。不正見王道不可復。不譎見霸術猶未甚。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

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火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以爲。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徵。

人是。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圍宋。宋如晉。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君。以說入曹。執曹伯。子玉使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

糾居黜。反。糾居黜。反。



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夫子所許是事功。○子路之疑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至于忘君事仇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

序講 子路曰。管仲召忽。皆相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因而死之。而管仲獨不死。則忘其故君。忍心害理甚矣。因疑而問曰。管仲未得為仁矣乎。

陸梯霞輯解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懿仲年。生公孫無知。有龍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與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彘吾治于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忽曰。小白必不

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子糾之毋。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得入齊境。自刎而死。

序講 子曰。論人者。不必求全。桓公當曰。九合列國。諸侯懷夷。秋。尊周室。只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諸侯莫不服從。并不假兵車殺伐之威。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即仁者之功效矣。孰有如其仁者。孰有如其仁者。未可。但以不死一節。而遂病之也。

沈誠菴曰。上章夫子以正許齊桓。則原其心之不正。此章夫子以仁許管仲。則斷以未得為仁人。皆黜伯尊王。朱子所以為有功於聖門也。

陸梯霞輯解 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無知齊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魯師敗績於乾時。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名。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言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及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

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乾。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有子字。一無子字。何也。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左傳展喜。犒師曰。桓公是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程子曰。管仲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諫。亦無也。○朱子曰。召忽



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何如也。○按春秋所載大會十二不止九合九合但不以兵車而用乘車耳。即所謂衣裳之會九也。若依註作糾則桓公頗有用兵車之時則其說有不可通矣。  
士靖曰子路以仁而棄其功。夫子因功而許其仁。子路之所謂仁以天理言也。夫子之所謂仁以人事言也。○管仲之功在天下。管仲之過在一身。管仲之過則桓兄糾弟未甚害義。管仲之功則九合一匡亦足言仁。此夫子之所以權衡而許之也。  
陸梯震輯解管仲非仁章全旨。此章亦夫子大管仲之功。  
序講 子貢曰管仲之為人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既不能死則亦已矣。又事桓公而為之相其志君事雖忍心害理如此豈仁者之所為乎。  
厚講 子曰周自東遷王室微而夷狄橫管仲輔相桓公為諸侯之長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正非特當時賴之至于今吾民猶得享匡正之福者皆管仲之賜也。當時若無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亦被髮左衽無復冠裳文物之盛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此章言管仲之仁也。  
沈誠菴曰功自是功所以許其仁也。過自是過所以小其罪也。  
陸梯震輯解 三制九州九伯又有二伯分天下以為左右命之曰天子之老意霸者之名其托此歟。○周霸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會盟征伐俱聽他命令。○周不尊則中國入于蕪狄蕪狄不攘則蕪狄亂乎中國故同歸于被髮左衽。○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伯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名忽之功無可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甚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不能死已有愧殺身成仁又相之與相去聲。上進一層尤甚其不仁。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取忽之死而以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仲之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言管仲又相之子貢論管仲以相字終夫子論管仲而非仁。仲以相字始子貢惜其相夫子許其相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厚講 管仲之仁也。此章言管仲之仁也。此章言管仲之仁也。此章言管仲之仁也。

信義乃人生之大節比仁及天下後世為小耳。重者此字全見管仲之仁大。成得自己以破不能死句。  
序講 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小信也。稍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於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賜亦取其相桓之功可耳。此章言管仲相桓之仁非僅如殺身成仁也。成得自己以破不能死句。  
厚講 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小信也。稍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於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賜亦取其相桓之功可耳。此章言管仲相桓之仁非僅如殺身成仁也。成得自己以破不能死句。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之字指聖詞。也字指下詞。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



沈誠菴曰兄弟二字是桓糾斷案亦是管仲出案○仲當時未必知輔之為非義但既輔之則俸其成其敗也又惜其死遂翻然有事桓立功之念耳然于後人據其事理而放之則有可生之道而又有大功于天下此夫子所以深予之也

陸梯霞輯解 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于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彛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豈若二字直貫到底一氣看匹夫匹婦勿暗指召忽○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

沈誠菴曰按程子以王魏害義雖有功亦不足贖其為萬世臣子之防可謂至嚴矣朱子則曰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是欲罪自還罪功自還功其於萬世程材之法又可謂至公也

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應邵奏議○程子曰桓公

兄也子糾弟也前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敘帝書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

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

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

後功亦可也問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非是

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

可者為不可矣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曰便即是此意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

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

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

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

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建成為皇太子校王珪中書舍人遷

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怱怱有隙珪

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

太子敗王責徵徵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罷其直

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

相掩可也問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

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豈若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



臣大夫對者公叔  
進賢之美上節忘分以薦賢下節信其諡之當  
序講 衛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而名優者與  
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文子因其賢而薦之  
也  
陸梯震輯解 不曰公叔文子之臣僕而曰大夫僕  
則已為大夫可知不曰文子薦之而曰與文子同升  
諸公則文子忘分薦賢又下此記者書法  
序講 夫子聞而補之曰凡事順理而成章則謂之  
文之美諡也文子忘分薦賢如此心事何等光明可  
謂順理而成章矣於諡何愧哉  
沈誠菴曰夫子特表薦僕一事以為世勸而曰即此  
一事亦不愧其為文矣非論諡也  
陸梯震輯解 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  
有可觀也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  
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

陸梯震輯解同升章全旨 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  
進賢之美上節忘分以薦賢下節信其諡之當  
序講 衛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而名優者與  
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文子因其賢而薦之  
也  
陸梯震輯解 不曰公叔文子之臣僕而曰大夫僕  
則已為大夫可知不曰文子薦之而曰與文子同升  
諸公則文子忘分薦賢又下此記者書法  
序講 夫子聞而補之曰凡事順理而成章則謂之  
文之美諡也文子忘分薦賢如此心事何等光明可  
謂順理而成章矣於諡何愧哉  
沈誠菴曰夫子特表薦僕一事以為世勸而曰即此  
一事亦不愧其為文矣非論諡也  
陸梯震輯解 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  
有可觀也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  
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自見○

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名忽之死為守節  
仲之不死為改過朱子曰此論甚善但仲之  
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  
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之甚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  
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  
爵位曰文者

爵位曰文者 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  
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  
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  
也彼錫民爵位特其速耳 ○洪氏曰家臣

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

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  
蓋以其修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  
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僕而謂之文也特夫  
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  
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喪 夫音扶喪  
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視鮫治宗廟王孫賈治  
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  
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氏曰治

法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為文  
之所為如此是亦無愧于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  
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  
之義○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  
順理成章而燦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  
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  
陸梯震輯解子言衛靈章全旨 此章明八君用人  
之效首句譏衛君之失道下因疑而示以保邦之由  
序講 夫子在魯嘗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  
曰夫其所為如是奚而不喪其位  
陸梯震輯解 失道大概謂其篡倫不叙綱紀不張  
也○喪失位也與亡國不同  
序講 孔子曰靈公雖無道而用人一節猶有可觀  
如仲叔圍長於應對者也則用之治賓客視鮫長於  
禮文者也則用之治宗廟王孫賈長于武事者也則  
用之治軍旅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隣  
國而不至廢費治宗廟得人則邊豆靜嘉牲牲肥膾  
而神人皆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  
窺三者乃國之大事夫皆擇人而用各當其才如是  
奚其至于喪位乎可見人君用人所係為甚重也



沈誠菴曰。雖未必賢。核其人品之真。就其人之素行而言也。其才可用。則于短中取長。就其人之才一藝而言也。此言取人之法。至公也。又各當其才。就三人之中。以三事付之。若違才易務。則均不見其長矣。此又用人之法。至明也。○此小中見大。有道之君。與衛靈之無道相反。天下之賢才。與三人之有才無德不同。人才之有關於天下國家。尹氏獨能推而明之。乃知夫子不專為衛事發此論也。

陸梯霞輯解。不作章全旨。此章教人謹言。以為力行之本。只就言不作之時。便決其不能見之行。序講。子曰。敏於行者。必慎於言。若其人也。高自稱許。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其言。豈不難哉。所以君子貴慎於言。而敏於行也。沈誠菴曰。有必為之志者。精神凝聚。思慮精專。其言必不輕肆。○大凡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必不輕言。故有必為之志者。必自度其才。分力量十分優為。而猶只說三五分。若不自度其能。而輕于出口者。其初原無必為之志。其後必無踐言之實也。

其人身上。其言。自有成。不若。若也。只在。有不足也。

陸梯霞輯解。請討章全旨。此章見夫子欲明君臣之大義。首句見弑君之賊。義在必討。中三節是討賊之義。不見從于君而傷之。末節是討賊之義。不見行于臣而警之。

序講。齊陳成子弑其君簡公。陸梯霞輯解。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詞。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是。

序講。孔子時雖告老。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魯為鄰國。尤當正其罪。請與兵聲罪以討之。

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腍。神人胥悅。尤係屬人心之本也。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

哀公十四年。左傳。簡公之在魯也。縱騁狡辯。曾闕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成子憚之。殺子我。執公於舒州。弑之。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



序講 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汝為告夫三子。  
士靖曰：想此時哀公固自憤懣，特不自制三子而此欲假夫子以告三子，後又欲假越兵以伐三子，皆是一轍。

序講 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嘗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以討恒為告也。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沈誠菴曰：君不能自命三子，是委威命于權奸亂賊，益無所忌，法終不可行，義終不可申矣。  
陸梯霞輯解：一國之命討自其君，君若能召三子而以大義諂之，誰敢不從？孔子當告哀公，獨不當

討乎？孔子出而云云，蓋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命而與其萬一耳。  
序講：孔子奉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以為不可。意謂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隣國之事於我無與，蓋與逆臣為黨，故以討逆為非也。孔子復正以應之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繫甚重，以吾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不敢以已也。夫子所言，所以警三子者深矣。  
陸梯霞輯解：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何包含許多意思。君大夫都照見，蓋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君者可以不命三子耶？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大夫當國政者，可容已耶？此等自非聖人不能言。○兩不敢不告，一是嘆詞，一是警詞。

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往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嚮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朱子曰：哀公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諂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三家即齊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



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沈誠菴曰程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申大義于天下堂正正之兵也胡氏先發後聞誅奸軌于肘腋討亂賊于俄頃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審時度勢之法也

問程子之意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討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胡氏曰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

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制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得而誅之如漢所謂與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概告與不告又在平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



陸梯霞輯解勿欺章全旨 此章見純臣之心勿欺與犯無甚輕重還以勿欺作主犯則根勿欺說出所謂忠以行直是也

序講 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為道凡職所當為必盡誠心以為之勿存一毫欺罔之念也而君或有過又犯顏以直諫之必欲其向道志

事君有犯無諫也但以此欺而犯則不可身于路勇于義犯非其所止也非其所以正也犯之中持其義勇有不

仁而後已事君之道盡于此矣

沈誠菴曰雖為子路難免于欺故教以先勿欺究竟凡事君者皆當以勿欺為本皆以勿欺為難聖人之教雖為一人而設而天下萬世之臣道範圍于是矣

然所謂勿欺者不止在言語之間平日立身制行以及居官奉職進而論列于主之前無不以至誠則

恒行之方是勿欺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君而欲強聒終未免于欺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陸梯霞輯解 勿欺兼所言所行犯專就諫諍說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

序講 子曰君子小人始焉一念之少殊終焉趣向之迥絕何也蓋天理本高明也君子凡事皆循天理

故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所行一步高似一步日進于高明而己焉人欲本污下也小人凡事皆徇

人欲故志氣昏昧物欲牽引所知所行一步低似一步日究乎污下而己焉學者當知所擇矣

上達有目新不即下不君即小人地故凡說中上已者必下達也

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為狗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厚齋馬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勿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朱子曰以犯也使門人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

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君要他聽或至說得太過則近乎欺○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

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

皆是欺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

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



取此心對付在事  
取此心對付在事  
取此心對付在事

也。狗人欲苟其欲之所在，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此循與狗之分也。又循天理實見得是非，狗人欲者并不知有利害，利亦狗害亦狗。天理本自高明而上，達者一步升一步，人欲本自汚下而下，達者一層深一層。○下學上達，乃形而上之上，此上達乃是上進向上之上，不同之極也。

陸梯霞輯解 高明汙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從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

士靖曰：此兼立心與致功得效處都有。陸梯霞輯解為己章全旨。此章即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為己為人，即學術真偽關頭。序講：子曰：古今人所學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之學者致知力行，其心要得之于己，今之學者致知力行，其心要見知于人，內外名實之別如此。學者當審其幾于用心之初可也。

士靖曰：程子兩說圈內以立心為學之始言，圈外以為學得效之後言。為人學見知于人，則為己，希世為己，非利也。世利物之謂也。世利物亦是為己中事，故程子曰：君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人學仍舊在事為上分別矣

陸梯霞輯解 籛伯玉章全旨 此見聖賢之心交全重使者能道其心上

序講 衛大夫籛伯玉使人來問候孔子。陸梯霞輯解 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論語

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狗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輔氏曰：為己為人之本，其差只在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不必見知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薄。○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問：程子兩段不問朱子曰：前段

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然不曾先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己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籛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籛伯玉，衛大夫名。瓊，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論語

卷四

三



力中見其  
正要從我  
中見功力  
不要徒功  
力中見其  
正要從我  
中見功力

序講 夫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焉曰  
爾夫子近日在家果何所為使者對曰我夫子所為  
無他惟於日用之間常常欲寡其過而勉強自勵未  
能如其所欲也由此觀之則伯玉省身克己常若不  
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  
力行之美益有難掩者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子  
辭令者矣故夫子於其既出而稱美之曰其真可謂  
使者乎其真可謂使者乎  
沈誠菴曰省身在前克己在後無過常加省有過則  
必克○自按莊周以下又指實其事以見其言之不  
誣也  
陸榜霞輯解 夫子何為是泛問不是指定心學上  
又有即照如何做工夫說○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  
言語之差過也行事之差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  
過此章以心字作上聖賢心交使者能道其心故夫  
子亦心辨而嘆美之○人但知使者之善子辭令而  
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  
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  
對亦善于辭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  
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沈誠菴曰易大畜卦曰剛健篤實輝光可見踐履篤  
實其輝光自不可掩未有輝光不本于篤實而可表  
暴于外者

不出位不  
欲其有思  
位則中  
思正苦  
不列  
位中  
位中

此是曾子省身思義之學於良象有會故舉來  
此章有主戰者有主心體者皆戰戰兢兢易易  
以於理却不肯說入心體則竟無所事事矣  
之言不離事理事事有其思之無過不  
內外之思也  
陸榜霞輯解思不出位章全旨 此示人善思之則  
序講 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  
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君子身之所處在是則心之  
所慕即在是夙夜圖慮惟求盡本分所當為未嘗出  
位而有所思也世之昧於此而妄思者蓋亦不占而  
已矣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  
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  
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  
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  
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朱子曰化是  
舊事都消融  
了無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  
固滯

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  
也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於外  
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  
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  
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  
能言矣○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  
謂己能寡過則不自是此檢身常若不及之  
心也進善  
其有窮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  
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



沈誠菴曰。物各止其所。何以天下之理得。蓋止其所。則精神不散。越殫思竭慮。以營其職。故理得。

陸梯霞輯解。恥言過行。章全旨。此章論言行相副。都從旁觀者看得。

序講。子曰。常人之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則恥其言。而不敢盡。而常人之行。易至於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行。而欲有餘。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陸梯霞輯解。言易放。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必恥心方激。發得過心。必過心方照。護得恥心。或謂恥其言之過。其行然不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陸梯霞輯解。我無能章全旨。此見夫子望道未見。

君子道之。...

之心。并見聖賢相証所得之妙。

序講。子曰。君子之道有三。反之於我。皆無能焉。三者維何。仁智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故能處順逆而不憂。智者明足以燭理。故能遇事而不惑。勇者氣足以配道義。故能任重而不懼。此三者君子之全德。而皆我之所未能也。敢不勉哉。

陸梯霞輯解。夫子望道未見。賢實自謂未能。勉人意帶說。我無能。全是自忘其能。與中庸丘未能一焉。著下汲汲自修意。不同。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貞過說。仁者不憂。見其末免于憂也。下二句亦然。士靖曰。自責勉人。兩意兼有。非專意在人而自責。以為勉也。但聖人起教。在即自責中。而已可以勉人耳。

序講。子貢問之曰。聖心常虛。其自言則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哉。

陸梯霞輯解。自道。自說也。不可以道字當謙字看。而自謙意在其中。陸梯霞輯解。方人章全旨。此章見學當自治。然自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朱子曰。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朱子曰。道者。無窮。聖人未嘗自責以勉人也。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意。

子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

同者。以此。胡氏曰。為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音夫

扶

陸梯霞輯解。方人章全旨。此章見學當自治。然自



治之意亦在言外。見得二句俱是不足。他方人語氣序講。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人惟自家學問已極精密。乃可以餘力較量他人。賜也其自治有餘。而賢乎哉。夫我則以義理無窮。日孜孜焉。惟以進修為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較量他人。賜其知之乎。

沈誠菴曰。人心收斂一分。便有一分照管。馳放一分。便有一分疎漏。

陸梯霞輯解。不能章全旨。此亦示人為己之學。學而未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患人不知之心也。

序講。子曰。學者常以人不知為患。不知此不必患也。惟是學焉而不能。其理行焉而不能。踐其定。此則反之吾心。而有歉焉。正學者所當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

有所蔽。大率是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自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皆後起。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陸梯霞輯解。不逆詐章全旨。此夫子貴自然之明。重先覺字。賢即先覺上見。

序講。子曰。人之防閑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隨小人之計。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欺我。不億度人之疑我。而予人之欺我。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心地光明。物無遁照之人也。如是斯為賢乎。

沈誠菴曰。楊氏則推本。簡誠字出來。亦非是以不逆不億為誠也。蓋惟其誠。則自明。此是推上前一層說。故雖不逆不億。而常先覺。此是其見於臨事如此。逆億固失之於勢。攬固又失之昏惰。猜忌之與庸愚。同歸於敗。楊氏前出一誠字。以端其本。後出一罔字。以極其弊。古今鑑不出于此。賢字是箇好字。模樣。陸梯霞輯解。此章勿以誠明平看。夫子見人多以察為明。故發此言。總是貴自然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胡氏曰。失於務外。學人之通患。聖人每欲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雲峯胡氏曰。四見中。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已知人。為不患。莫也。篇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其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之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

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

論語精義 卷之四 三



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得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人欺不得。底賢要兼此二者。然當重學。問邊方見勉人之意。○不逆詐。至先覺。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個人。故紫贊曰。是賢乎。是賢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看。

陸梯霞輯解微生畝章全旨。此見夫子憂世之心。故自明其以道易世不得已之苦。序講。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而時有微生畝者。以退隱為高。因謂孔子曰。丘于列國何為是栖栖然。依戀不舍與。毋乃務為口給以求用于世乎。陸梯霞輯解。無乃二字。微生非直指夫子為佞。乃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栖栖之意。若有令人不可解者。

序講 孔子答之曰。丘之所以栖栖于列國者。非敢為口給以悅人也。惡其執一不通。而果于忘世也。子其知我乎。

陸梯霞輯解。驥不稱力。章全旨。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分明是說士先德而後才。然只自驥說。不必生出正意。

序講 子曰。馬之所以得名為驥者。非稱其力之足。以任重致遠也。稱其德之調良也。若徒有力而無德。又安得稱為驥哉。然則君子之所重可知矣。沈誠菴曰。無力之馬。固不足貴。然所以貴驥者。則在乎德。無才之君子。固無所用。然所貴乎君子者。不在乎才。

士靖曰。調謂能就法度。猶人之能學問。良謂不失天性。猶人之有仁心。

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先覺。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多。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多。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

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

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

道。聖人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順

服而不蹄齧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

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新安陳氏曰。此與松栢章皆如詩六

義之比。



陸梯霞輯解報怨章全旨 此章見報施之直。或人過于報怨。故夫子評其報之偏。而示以報之宜。世人有心于薄。或入有心于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

序講 或人問於孔子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若于人之有讐怨于我者。我皆忘其怨。而以恩德報之。何如。

序講 子曰。稱物平施。乃為事理之當然。人之有怨于我者。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情理爭謬。是于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矣。

序講 以我言之。必也人之有怨于我者。愛憎取舍。一于至公而無私。其人可愛可取。也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其人可憎可棄也。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皆直道也。以此報怨。庶幾無弊耳。至于人有德于我。則仍以德報之。如是而後報施之間。始得其平矣。

沈誠菴曰。愛者。憎而知其善也。憎者。以其惡可憎。而不以私怨憎之也。其人有善可取。雖于我有怨。而亦必取之也。其人有過當舍。則秉公以舍之。而非以我之怨舍之也。或居下位。而值議論之列。或在上位。而

操賞罰進退之權。則以此行之而已。此所謂至公無私也。

陸梯霞輯解 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字。便明。

聖人之心。接物如面。之斷。至四方上下。俱開。皆直。乃可。或人之怨。只是。一處。好。有。不知。他。怨。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厚。未。的。有。也。信。者。之。道。親。而。仁。民。仁。民。而。受。物。秋。以。作。平。等。視。竟。親。便。低。便。是。例。行。道。德。有。以。愛。念。無。然。以。愛。父。母。矣。他。心。要。採。例。等。殺。不。知。身。殺。之。為。天。也。無。以。身。殺。即。無。天。也。故。曰。秋。成。本。心。在。學。本。天。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

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非

一件可。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

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

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

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

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

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

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

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

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

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

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

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

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



陸梯霞輯解莫知章全旨 此章以心知發子貢重下學上達一句其歎莫我知非謂舉世之莫宗是即其遜于顏曾也若作歎世語便是怨尤

序講 夫子歎曰世之人其莫真我知也夫蓋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陸梯霞輯解 此句最難看聖人不求人知何為似有不平之歎看末句知我其天此知乃心相默契之謂與不患莫已知主名譽說者大不同如子貢智足以知聖人然他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

序講 子貢問曰人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人之立異以為高者始足以致人之知我之所為不然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雖不得于天而不怨天用舍係于人也我雖不合于人而不尤人惟是反己自修循序漸進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只在平實卑邇處做工夫而理得于深造之熟道純乎真積之久自然知焉曰精而至于

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則所謂直也曰然則楊氏小加委曲之說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未盡善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夫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知之至行焉日進而至于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吾惟奉天之理而為天心之降監耳人莫我知正為此也

沈誠菴曰只看但知自然四字可見舍却下學別無上達門路此但自言以下數句轉關過接此書筋脈處反己自修從不怨不尤反照來循序漸進正言下學上達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上承莫知下起天知然深味其語意以下則正說知我其天而天知難以形容故言深味之而見妙蓋既到上達地步便是達天德便是與天為一聖人之心渾是一團天理便是天知非天自天聖自聖而以彼知此也○所謂上達極之到神聖地步究竟聖人神人亦不外人倫日用則上達只在下學中

陸梯霞輯解 何為作何故看○不怨二句亦難看蓋人情有怨尤則必希世求合而學務標炫人或知之矣故答莫知先從不怨尤說起○不怨天三句一氣相承勿斷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修者自然無怨尤大註反己自修三句直解到其天乎住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下學人事而上達

子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聖人順而蓋在孔門唯子貢之受之又何怨尤之有



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知我其天只是說莫已知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

沈誠菴曰在理當如此非作意而為之亦安之於命也意在言表。即朱子深味其語意之意。須守下學上達之語。此是為異學之士立此禁戒。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不能出乎人倫之外也。又曰習而不察亦不能上達。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士靖曰若練會聖人言學處合而觀之便見聖人之所以下學也。

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唯子貢說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程子曰不然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

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廝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



士靖曰。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如此等處。夫子自不與別人言之。唯子貢可得而聞也。

陸梯霞輯解。愬子路章全旨。此章見人當安命。首節是子路被誦。而景伯有尤人之意。下節夫子語而歸諸命。○此章只就子路說。不必言愬子路以沮孔子。

序講。昔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讒愬于季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固將為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焉。蓋欲去讒邪以安君子也。

陸梯霞輯解。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于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于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于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于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于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子于臧倉之沮魯侯。亦

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子貢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可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怨不尤。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眾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辨。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與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

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符合也。○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體統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謐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



歸之天焉。序講 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或信用而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而道之將廢也。與命之塞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者。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公伯寮其如之何哉。子大夫其聽之可耳。

沈誠菴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天理之極致。若決於命而後泰然。則其理不足以自主。知不可奈何而安之。非聖人也。

陳尸也。胡氏曰。大夫以上。言欲誅寮。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

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

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

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

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

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

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何。

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

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

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

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

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

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

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

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

命。蓋指氣之所運而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陸槲霞輯解。辟世章全旨。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意。序講。子曰。有德之賢者。其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與有見世無道。則避之而隱身不出者。陸槲霞輯解。辟字與隱字不同。辟者。純是用心的。隱者。純是不用心。序講。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避去而之他邦者。

有謂辟世是言。諸葛亮之。先王公三。也。非。又。記。定。可。皆。去。



序講 其次或以國君交際之禮貌既衰而避色者。序講 其次或與其君言語不合而避去者。惟其時之所遇而已。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陸梯霞輯解 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指避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言字屬君。不可作君不用其言。

陸梯霞輯解作者章全旨 此章是憂世之意。作與避不同。避是迴避。不是斷然不出。作是無意人間見。

幾遠去。作至七人。成何世道。

序講 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關者也。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為不多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嘆之。蓋深為世道憂也。

陸梯霞輯解晨門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晨門是譏夫子在夫子聖人神化却只如此。

序講 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人而來。子路曰。我從孔氏而來。晨門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是明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栖皇皇。強以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晨門以是譏孔子。不知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

上靖曰。孔子不用於時。似乎欲為而終不得為矣。然而歷聘列邦。教育吾黨。與比。刪定續修。所以見於當時。而傳於後世者。其所為正有大于千古。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

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賢者之

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

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

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

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

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

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

到生人處  
不說氣運不  
蓋事切論  
連時切在  
以下手與  
後世之衰  
之三也



陸梯霞輯解荷蕢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未嘗一日

忘天下首節分上是夫子切于憂世下因荷蕢之譏而嘆其不可忘

序講 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時在衛國偶然

擊磬以寓憂世之心乃有隱士擔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于世哉斯人之擊磬

乎

陸梯霞輯解 聞擊磬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

下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于琴聲中知有殺心

耳

序講 荷蕢既嘆其有心而又譏之曰斯人也胸襟鄙陋哉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宜乎君子相時而動今世莫已知也道與時違斯在所當止亦惟潔身以止而已矣如遇水之深者則著裏衣而過之遇

水之淺者則揭其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水之淺深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人莫已知而不已何其昧淺深之宜而戀戀于斯世乎

陸梯霞輯解 磬亦借磬聲來而言其心專乎川

世也○以衣涉水曰厲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

裹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

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韻書裳

涉水絲膝以下曰揭裏衣涉水絲帶以上曰厲

序講 夫子聞其言而嘆曰觀斯人之言何其果于

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將以救世也若只潔其一身

決去不返則亦末之難矣但君子有所不忍耳

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

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問其磬聲而

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

硜古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

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

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識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

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

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

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

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新安陳氏曰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

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



陸梯霞輯解諒陰章全旨 此章見古人處喪之權  
序講 子張問曰周書無逸篇云商君小乙薨高宗  
居喪諒陰三年不發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  
何所稟令不識此書之旨果何謂也

陸梯霞輯解 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  
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  
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嘗處其中諸侯亦為倚  
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

序講 子曰居喪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  
宗為然古之人君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嗣君居廬守  
喪不親政事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  
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  
事哉

陸梯霞輯解 已百官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  
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陸梯霞輯解易使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當以禮先  
天下使非役使乃駕馭意禮非儀文乃品式意禮正  
使民之物也而好尤使民之精也上以禮使民自為  
君使非為君使為君之好使故易  
序講 子曰有國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  
于不知禮耳為民上者果能心誠好之修之于身而  
視聽言動必以禮布之于政而教訓正俗必以禮則  
觀感深而名分定民皆知供上之令為理所當然不  
待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公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所  
以為國貴以禮也

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  
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書作亮陰古作三年不言  
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  
其義梁軒蔡氏曰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  
也儀禮屏剪柱楣鄭氏謂柱楣即所謂梁閣  
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閣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  
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  
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

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  
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  
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  
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  
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聽冢宰則禍亂非  
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  
可憂耶雙峰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  
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  
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事有常變聖人只論其  
常  
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雲峰胡氏曰  
禮也者所以



沈誠菴曰達字從好字生來分定二字從易使推出  
陸梯霞輯解修己以敬章全旨 此章見敬為聖學  
始終之要總腦只是修己以敬一句便了安人安百  
姓特因兩不足而發明之耳堯舜在上猶有其吝以  
此為病可見安百姓又無著手處功夫只在修己語  
意仍倒轉到已上○三个以字不同以敬以字有功  
夫下二以字作即看

序講 子路問何如可以為君子子曰君子之人其  
用功惟在修己已所本有之天理修之使存已所本  
無之人欲修之使去而其修己也則以敬靜存動察  
惟此戒慎恐懼之心無時少懈則已無不修而德無  
不成矣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如此蓋內外本末理  
無不該矣子路不喻而少之曰君子之道大矣乃如  
斯而已乎子曰君子修己以敬則一敬所充自然及  
物雖以之安人亦不外此蓋修己安人同一理也子  
路猶以為未足曰如斯而已乎子曰君子修己以敬  
則一敬所極無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亦不外此蓋  
修己以安一二人與修己以安千萬人同一理也夫  
修己之功效至于安百姓雖堯舜至聖其心猶有歉  
然不能自寧者則修己以敬非君子孰能之而子何

以為未足盡君子也

陸梯霞輯解 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是內面一齊  
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  
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甲如  
何得安○人惟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  
此修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敬該動靜  
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于萌動  
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于萬事皆此敬也  
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于百姓之安皆此敬也

四書大成

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  
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  
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  
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  
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  
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返求  
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  
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

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

以為聖人矣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

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  
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  
事皆了○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  
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  
者是也○修己以敬則心氣和平靜虛動直  
而所施為無不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  
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修己以敬  
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  
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  
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  
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  
遠近之差然皆不離乎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  
齋黃氏曰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  
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程子  
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論語

卷十四

三



沈誠菴日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蓋與天地合德故也。苟吾心之敬。有一毫私意之間。斷則聖德之純。便不能如天命之不已。而功效亦不能極乎。覆載尊親。何由對越上帝。

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禮記麟鳳龜。此體信達順。龍謂之四靈。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是。自誠而止。緣身心情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曰。位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

何由而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

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見禮記檀弓。蓋老氏

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

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

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

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

陸榘霞輯解原壤章全旨。此章見人當有禮序講。孔子之故人曰原壤。蓋老氏之流。自放禮法之外。見孔子來。乃申兩足蹲踞以待之。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於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順。以盡弟道。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有所稱述。斯可以儀風俗。而久生敬。其爲壽矣。汝則幼而不遜。命道長。而無善行。可稱述焉。如此。則不如速死。今老而不死。是徒生於世。敗常亂倫。爲風俗之害也。已既正言以責之。復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也。

陸榘霞輯解。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躡。鴉鳥。鴉鳥好躡。故謂之躡。○夔。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老而不死。句。是爲賊。句。不可七字連下。



其脛若使勿踣踞然。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

陸梯霞輯解闕黨章全旨 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見為學不可不謙虛

序講 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或人不知而問于夫子曰傳命非易事此

童子必學有進益故以此寵異之與

陸梯霞輯解 寵異之猶云重用也

序講 子曰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于正位而不循隅坐之禮也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隨行之禮也是乃進修無漸非求學問之日益者也但欲速進于成人之列者也吾故使之將命令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其凌躐之氣而教之循序以進也豈寵而異之哉

沈誠菴曰夫子所言只說得童子病痛集註故使之以下是朱子推出所以使之將命之故

陸梯霞輯解 先生只是年長非師也○謙能受益童子不謙而傲故曰非求益○成字對童子看以人言非以學言○禮之于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害人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于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孫弟來今童子得以

馴擾其氣而閑習于禮則庶可以免于原壤之弊也

○上問益者與此答非求益正相呼應

士靖曰原壤是棄于禮童子是耽于禮者

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陸梯霞輯解問陳章全旨 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

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序講 昔孔子至衛靈公問兵陳之事於孔子孔

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中有俎豆焉其陳設進

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

學也豈敢妄對乎蓋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為可

知矣明日遂去衛而行所謂可以速則速也 沈誠菴曰俎豆之事是衛靈公對病之藥孔子所以啓

論語

卷五

一

歸安沈磊

纂訂

歸安沈士靖附參

錢塘陸堦

纂訂

仁和沈遇

全校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勿軒熊氏曰此篇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

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

未學而去之

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



也。陸梯霞輯解 孔子之衛。衛方與齊伐晉。故靈公一日見孔子而問行伍之法。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祭祀有許多儀節。曰俎豆者。舉此以該其餘也。○舉俎豆以該祭祀之事。舉祭祀以該禮樂之事。非專為祭祀言也。事字宜看。○俎豆特禮之借言。○靈公時惑于衽席。而繼嗣不定。夫婦父子之禮。參然亂矣。故夫子借問陳以示其微。即正名意。○夫子只說我嘗聞我未學。不曾明崇文抑武。口氣渾融。士靖曰。志於戰伐。是無道也。而尹氏曰。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作兩層說者。蓋靈之無道。其本在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已不可治矣。而復有志於戰伐之事。則不仁之禍。且流及百姓矣。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而靈公不悟其流不可遏。其源愈不可治矣。此孔子所以遂行也。序講 孔子去衛。適陳。在陳絕糧。相從之弟子皆餓。病莫能興起。

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答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聞。及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序講 子路當此不勝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曰。君子抱道。宜乎為天所佑。為人所助。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子曰。窮通得喪。係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豈能自必。固有窮時也。但君子能守其窮。不若小人一遇困窮。則放溢而無所不至矣。然則今日之窮。相與安之可耳。

陸梯霞輯解 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有匪兇匪虎。率彼曠野。並召子路子貢顏回問答之言。惟顏回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之語。孔子深取之。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愠非為絕糧。愠為道窮。愠。○子路曰。君子亦有窮乎。以常理言也。孔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濫是失其所守。如水之潰決。隄防而汎濫也。不重小人。只借小人見君子不濫意。注不若二字可玩。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過反

胡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胡氏者之進退。能於是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識。

陸梯霞輯解 賜也章全旨。此章示子貢以心學首節。是因子貢務博而詢以發之。下二節因其有心悟之機。而明示之也。

論語



序講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所以能知其然者。皆多聞多見。以學之。而又將所聞所見。識記於心。而不忘者與。

沈誠菴曰。欲其知所本。是推原夫子之意。夫子不肯直說箇本字。與他却反言以挑之。欲其自知之也。此程子所謂不待其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陸梯霞輯解 本字。此處且勿露。序講。子貢始聞而遽信曰。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不周知者。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知如此也。既而旋疑曰。天下之理無窮。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耶。意必有一箇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之者。與。方信而忽疑。蓋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陸梯霞輯解 予能疑見其將有得。重在非與上。序講。夫子乃曉之曰。予非徒多學而識之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箇道理。以該貫之。今而後。賜可以知所本矣。

陸梯霞輯解 聖人一心萬理皆備。隨地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學者氣質不

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不過口耳記問之學而已。安能有得於已。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憤懣。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萬事萬物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會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于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集註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既曰一貫焉。得有兩。但所以言之者。畧不同。曾子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當云一理。淵然萬象。畢照。小有異耳。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是以一理而該萬理。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蓋亦默會于言外矣。一字對多字。貫字對學字。識字對精字。曰。曾子精察。未始非先求知。然專意在力行也。唯行之至。而知益親。所以有當下之唯。子貢之知。或有未及行者。故其知尚虛。虛則一時不能捉

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此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亦字從曾子來。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朱曰。聖人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之所以聖。卻不在多識。而在一貫。今人博學多識。而

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而識。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又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從知識入道。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唯。○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曾子領會於言下。

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朱子曰。天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流出。視自然明。

論語

卷五

三

論語

卷五

三

論語



摸也。所以夫子先提覺之後指示之。而子貢且有不及唯者。

沈誠菴曰。按尹氏及朱子之說。俱從一部論語問答處看。稱量孔子諸弟子學問之淺深。而銖兩不差也。反覆玩味。千載之下。如身遊聖人之堂。士靖曰。觀夫子告曾子一貫。從道字提入。道字自屬行。告子貢一貫。從學字說入。學字自屬知。

陸梯霞輯解由知德章全旨 此章學貴實得是教子路以沉潛體認之功 序講 夫子呼子路而告之曰。由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惟實有是德。始能知其意味之真。而窮通得喪。自不能動其中矣。我求其人。蓋亦鮮矣。由其勉進於德哉。沈誠菴曰。集註釋德字。不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而曰謂義理之得於已者。所謂理義悅心。意味與富貴腥羶迥別。內重則可以知外之輕。得深則可以忘遇之淺。而窮通得喪。舉不足以入其中矣。陸梯霞輯解。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于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更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如莫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

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

一貫。本不可分。知行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

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

見發也。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

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曰知

而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深既知其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是以奪之。○覺軒蔡氏曰。義理有得



陸梯霞輯解恭己章全旨 此章深贊帝舜之治  
 序講 子曰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  
 下自治者其舜也與蓋聖人德盛而民自化固不待  
 有所作為而舜紹堯之後已所當為者則堯已先為  
 之矣又得人以任眾職則已所當為者眾人又代為之  
 矣遙想其時夫果何為哉惟見其垂衣拱手端居南  
 面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矣雖其心存無逸要未  
 嘗見其有為之迹也盛矣哉  
 沈誠菴曰聖人德盛而民化此是推上一層說紹堯  
 得人是兩項玩一獨字尤字可見無為不只是舜而  
 以盛德兼隆遇尤無作為者惟舜獨也究竟所謂無  
 為亦不是端然別無行事觀虞書舜之所以攝位受  
 終者蓋千古大有為之君也集註故說箇不見有為  
 之迹言雖有為而俱是天理自然因前而不以意創

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  
 以釋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告  
 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  
 涖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與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

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  
 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  
 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  
 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  
 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

任賢而不以已與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陸梯霞輯解 無為非全無所為乃順其自然而無  
 所作為○恭己正南面只是顯其無為與前稱堯成  
 功文章一般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見其無為也

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  
 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  
 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  
 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  
 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  
 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  
 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  
 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  
 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貊凶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

陸梯霞輯解問行章全旨 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  
 務外之失見得利行之道全在於誠  
 序講 子張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序講 子曰至誠乃能動物君子求諸在己如所言  
 者忠誠信實而毫無虛誕之詞所行者篤厚敬謹而  
 不為率慢之行如此誠實無偽之人自然見者敬愛  
 聞者向慕雖南蠻北貊之邦亦將通行而無碍矣而  
 况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口給以禦人行不篤  
 敬而色取以自飾如此虛詐不實之人必然動則招  
 尤言則啓侮雖州里鄉黨之近亦將阻碍而難行矣



而况其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陸梯霞輯解 忠是出于心者。信是見于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于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篤有厚重深沉之意。兩雖字宜看。遠近互見者也。

士靖曰。忠信以誠意言。恐其言之或偽也。篤敬以謹身言。恐其行之有差也。

序講 然此存誠之功。不可少有間斷。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在此。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如一立也。即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於吾之前也。一在與也。即見忠信篤敬之理。倚著於吾之衡也。如此念茲在茲。無少間斷。夫然後言皆忠信。行皆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矣。若工夫少有間斷。則虛偽雜之。雖欲求行。豈可得哉。師其勉於存誠。而無外求可也。

沈誠菴曰。夫子只說得箇參前倚衡。只說得外面一層。朱子却推入心念裏去。益無此心念。何以有此參倚。首言忠信篤敬。念念不忘。是無事時之存主也。末

言一言一行。自然不離于忠信篤敬。是臨事時之踐履也。

陸梯霞輯解 曰。立曰在與。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參前倚衡。不限定在未言未行之先。觀註常若有見句。則當言行時亦然矣。常字與豫字有別。○上節說能行道。理已足教他用工。此節是要工夫無間斷。非上節是現成說工夫全在此節也。○夫然後行。是難詞。非易詞也。

序講 子張聞夫子之言。惟恐此心或忘。故以上文夫子所言盡書諸紳。欲其常接於目而警乎心。庶乎言行不離。忠信篤敬。而遠近可行也。子張之學。蓋知反求諸已矣。

陸梯霞輯解 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書紳。是因夫子說箇參倚。故欲效參前倚衡的意思。以體那忠信篤敬的道理。

士靖曰。參前倚衡。無形而窺於有形也。書紳。即有形而惟恐念於無形也。

論語

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禮記曲禮離坐。言與我相參也。衡。軌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朱子曰。參倚只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必欲忠信篤敬。而有以見于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然後



陸梯霞輯解史魚章全旨 此章表二大夫之賢一在治亂直節上論一在出處合宜上論都是著其美非品第之也

序講 夫子論衛大夫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衛邦無事而為有道之時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其直如矢當衛邦有事而為無道之時也當言則言不少屈抑其直亦如矢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遂乎一己之真心其直何如哉

陸梯霞輯解 此與下節俱重無道邊 序講 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衛邦有道君子道長之時也則出而見用及其衛邦無道君子道消之時也則可以從容引去卷收其身而懷藏之出處合道如此非成德其孰能乎

陸梯霞輯解 卷懷不必指道言斂身而退也可猶能也聖人稱二子云云非品題高下之意稱之而各言其賢也

卻與天地同體。其次唯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與驅辟一般。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莊敬持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困誓篇。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

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而用之退瑕而遠之孔子問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忠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文子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二十六年。獻公求復謂甯喜殖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



出。敢聞其入。遂行。○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

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

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南

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

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

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

之名。○新安陳氏曰。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

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

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新安陳氏曰。惟知者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陸梯霞輯解。失人失言。章全旨。此章見人當有知人之智。○此節在立教上說。

序講。子曰。言貴因人而發。有能受吾言之人。可與言者也。而不與之言。則在彼有受言之地。而在我無

因人之施。錯過了此人矣。豈不失人。有不能受吾言之人。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則在彼不能聽受

在我徒為強施。輕發了此言矣。豈不失言。凡此皆不能知人之過也。惟智者為能知人。知此人可與言。即

與之言。而不至於失人。知此人不可與言。即不與之言。而亦不至於失言。所以或語或默。各中其節也。以

言教人。先求為智者可耳。

陸梯霞輯解。言字泛說。不專指施教。可與言者。或人品高明。或心虛而言易入之類。皆是也。

陸梯霞輯解。殺身成仁。章全旨。此言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

序講。子曰。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惟夫慷慨自立之志士。與心德渾全之仁人。但知綱常名教之為重。而

一身死生之為輕。如理所當死。決無苟且求生。以致不安於心。而害仁者。寧可殺身授命。得乎心之所安。

以成吾仁而已。蓋所欲有甚於生故也。

陸梯霞輯解。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不重在分別

優劣。○兩以字。不要作用力字解。○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

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

士靖曰。志士。只天資剛明。仁人是兼有學問。不露圭角。

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

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

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

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害仁。是抉

破吾心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

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生死

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一節上。學者

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

義理之安。然後臨死之際。庶幾不差。若平

常行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



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程子曰：人莫重於生，至於也。問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或問殺身者，只是要仁。朱子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或問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害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恨。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是非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

陸梯霞輯解為仁章全旨。此章見為仁當有所資。工欲二句，引起下文。欲字必先字，相呼應。序講。子貢問為仁用力之方。子曰：為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為仁之資，亦必有取於人。譬如百工技藝之人，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為之器。百工且然，況為仁可無先資乎。是以欲為仁者，凡居是邦也，上而大夫中有賢者，其賢見於行事，則事之使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下而士中有仁者，其德全於身心，則友之使有所切磋而興勉勵之意。如是則為仁有資，所以成其德者，日進而不已矣。○沈誠菴曰：凡單問仁者，必告之以存養克治之方。蓋以仁者心之德也，又告之以推己及人之事，以仁者

論語



愛之理也。而此獨以輔仁者告之。則程子之說得也。陸梯霞輯解。一說說一欲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真。然後仁賢始為吾助。居是邦三字不閉。正要他隨在取益。不重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真心上。大夫之賢是仁之見。諸行事者士之仁。是仁之蘊。諸德行者。

陸梯霞輯解。問為邦章全旨。此見夫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上四節。百王之大法。以致治也。下一節。萬世之大戒。以保治也。然二義不反對。當重法邊。戒所以保其法也。

序講。顏淵問治天下之道。沈誠菴曰。克已復禮。是先自治。為邦是後治人。克已復禮。是端其本。為邦是究其用。然既曰天下歸仁。則為邦之大本。已得之矣。此不過講論其經綸制度耳。而終之以鄭聲之戒。則仍克已復禮之功而已。序講。子曰。治天下莫大於正時。陽氣雖始於黃鐘。

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考三王之制。其必行夏之時也。

陸梯霞輯解。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于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十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于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于戌。則不復有人矣。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而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斗柄于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一日一夜。斗柄一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所指為的。○歲首而當孟春。故曰時。

寅為地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闢。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天。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事賢友仁。也是入德之方。○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

謙辭。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已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闢。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天。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



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

言

卷五

一

正夫子以寅月人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可施功故從其時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禮記禮運篇語  
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夏時書名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為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問斗柄所建何獨取初昏為度雙峰饒氏曰大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

序講 治天下莫大於制度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畧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過侈而易敗惟殷始有輅之名以木為之不飾金玉可謂樸素渾堅而其制與臣庶之車異則等威又已辨此質而得其中者其必乘殷之輅也  
士靖曰朴素渾堅則適乎用等威已辨則中乎禮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是時推測方有定凡測星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典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

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

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問周輅

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



序講 至於君有冕以承祭。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其為物小雖費而不及奢。又加於元首而居眾體之上。雖華而不為靡。惟周尚文。此其文之得中者。其必服周之冕也。  
陸梯霞輯解 華費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文而得中也。

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周禮春官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正義曰。路大也。君以大為號。如路門路寢之屬。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衮冕十二旒。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然其

序講 至於帝王之興。必有樂以象功德。而盡善盡美。莫過於韶。故樂則用韶。不但取其音。兼取其舞焉。監四代以定治。為邦之大法。不外是矣。陸梯霞輯解 玩一則字。分明在治定成功之後。舞是兼聲韶是總名。

樂則韶舞

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以問周冕之不為奢。何也。朱子曰。加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取其盡善盡美

朱子曰。顏子資稟聰明。是他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文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序講 然有百玉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必也於鄭國之聲。則放而絕之。使不接於耳。於佞口之人。則



遠而去之。使不近於左右。何也。鄭聲淫邪。而蕩佚人之心。志佞人立心危險。變亂是非。而傾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為邦之道盡矣。沈誠菴曰。斟酌先王之禮言。非因時損益也。立萬世常行之道。則非久而有弊者也。○程子之論說。創制立法之意。專主上四句而言。張子之論明徹戒勅。幾之意。重在下四句而言。然前一說。但言不可不謹之。後說則深著鄭聲佞人之害。夫能使人喪其所守。無論昏庸之主。不知有守。而為其所惑。即英明之君。猶知自守。而亦不能不為所喪。故必須放遠之。蓋不放遠。便是無守。

陸梯霞輯解。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于剛惡。剛惡。榮黠強暴。中材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愛喜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淫是聲音淫佚。非淫奔之淫。殆以佞人心術言。與淫字就聲音言者一例。

士靖曰。此章只明得中正二字時之正。與文而得中質而得中。一失其正。則為淫而鄭為邪。而佞而當質而文。當文而質。無有更合於中者矣。此夫子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始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兆。猶準則也。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張子曰。禮樂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所以兩舉其可法與可戒者。以為為邦之準程也。

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

而夫子獨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

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

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

之語。衛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

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

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尹

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

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

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

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

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

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之禮樂。只是集

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

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

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為樣耳。



陸梯霞輯解遠慮章全旨 此示人毋憂之道。序講 子曰人能消患於未萌者為其所慮者遠而備之能預也。若但徂於目前之安而不為久遠之慮則無善後之策無萬全之謀而患起於旦夕之頃矣。必有近憂也。况欲久安豈可得乎。

陸梯霞輯解 蘇氏所謂千里几席字樣只是發明遠近二字之意。非以為慮到千里方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註只說得地之遠近若云慮不及于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

陸梯霞輯解已矣章全旨 此章聖人之好德意。蔡虛齋曰未見猶冀見之也。已矣乎三字警人尤深。序講 子曰已矣其絕望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

陸梯霞輯解 德字雖兼人已還重在自已修德上。○加已矣乎三字望之愈切矣。不作絕望看。陸梯霞輯解竊位章全旨 此章評論人物而斥其遺賢之罪。首句虛下句正見其竊位。

序講 子曰爵位以待賢才蓋朝廷之公器而非一人所得私臧文仲亦魯之賢大夫也。自今觀之其偷竊君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已求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

稱其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之賢而不為薦引與之並立於公朝蓋以已德之不稱恐柳下進用形其短而奪其位也。以位為一己之私非竊位而何。

沈誠菴曰夫子平日論人極其寬厚和平獨直斥其不仁而斷其罪為竊位可見人才之難得而媚嫉者仁人之所深惡也。

陸梯霞輯解 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証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其字與字極說得活若曰豈其位果竊得之乎胡為而妬賢若此只是深譏其妬賢非力証其竊位荐賢為國人臣之位始稱而心可無愧如不知不舉只是不明知而不與立則心術奸詭。

昧故以竊字愧其心。○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太。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柳下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大夫是後來也。

陸梯霞輯解躬自厚章全旨 此論人修已待人之法。序講 子曰人之常情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所以

四書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

不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編



來人之怨也。誠能於已也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以極其厚。而其責於人。槩從薄焉。則身益修。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遠矣。

士靖曰。身益修。從厚字來。人易從。從薄字來。身益修。則無間。可指人易從。則盡人有為。使我無過於天下。而人得效用於我。是服我者。且益親我也。而何怨之有。

陸梯霞輯解。吾末如章全旨。此警人當詳于處事。不曰字。是心口相忖度之詞。

序講。子曰。人之行事。苟有熟思審處之心。則人言可入。為謀必臧矣。使於臨事之際。不能心口相語。曰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矣。此等人率意妄行。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吾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陸梯霞輯解。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士靖曰。事有利害。理有是非。思之而見。熟思之而愈見。思以理言也。處之而當。審處之而愈當。處以

事言也。聖人自有闡微之知。度務之方。而特不能為不求。是不計害者言也。故言此以深警悟之。

陸梯霞輯解。羣居章全旨。此章警人取友樂羣考德問業之意。

序講。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群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所言者全不及理義。又同邪相濟。好行小小智慧。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不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矣。難矣哉。

陸梯霞輯解。羣居非一人。而又終日非一時。正好考德問業。乃全無一言說到道理上去。只是好弄小聰明。挾數任術。難矣哉。三字危其詞。以警之也。通章重一義字。小慧正與大義別。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皆無以入德。而有患害。不必如胡氏分貼言行。

士靖曰。朋友眾多。終日相聚。學人之大願。謂是時義可共明也。行可相成也。而乃言非義行小慧。是自棄於德。而將日罹于非。有不取罪戾而貽於患害乎。

陸梯霞輯解。義以為質。章全旨。此章明處事之道。

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自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

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朱子曰。下三句。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三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人。類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胡氏曰。集註謂。滋則其心口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

論語



肩以君子二字全是想像君子應用之妙首尾二君子正相呼應若將君子哉作贊詞者非

序講 子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君子以義稱度事物如見得此事合義是分內當做底則事由此立如墻屋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而以為質焉然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不可直遂必有節文之禮以行之使事得乎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然禮行而無恭敬抑遜之意則雖致飾於節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扞格而無和順從容之妙矣所以又貴於孫以出之凡此者又非有一毫之偽也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焉夫義以為質既已得事之宜矣而又眾理咸備如是以此處天下之事斯盡善盡美而為君子之道哉學者不可不勉也沈誠菴曰節文曰有益天理之節文自然而有也退遜曰以從容和婉在我之能降心平氣也誠實曰在別人道惟忠信不誠則無物蓋凡事成始成終舍誠實別無夫向處也

陸梯霞輯解 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禮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非指

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之時辭氣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又曰敬以直內則無信則禮義孫皆是偽

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 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義以為質則禮乃行此義者也孫乃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推本而言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雙峰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各沒後卻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



不患起語。作聲戒之辭者。有別。○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既謂之君子。緣何病其無能。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也。○當在患與病上討個分曉。病乃切身之痛。

陸梯霞輯解疾沒世章全旨 此章不重名。只重實。勉人及時為學意。

序講 子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名所以命其實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故亦以為疾焉。

沈誠菴曰。學以為己。不求人知。是推上一層。無為善之實。是又推進一層。

陸梯霞輯解 疾白疾也。亦預為之疾。重無實上。士靖曰。謂無為善之實。則君子之疾。非疾無名也。疾無實之可名也。沒世之名。必本於當世之實。君子而疾名之不稱也。則所以脩其實者。自不容已矣。

陸梯霞輯解求諸己章全旨 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傲人之馳騫也。

序講 子曰君子之人。無一事不反求諸己。盡其在。我無所怨尤也。小人之人。無一事不外求諸人。怨望

無所不至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陸梯霞輯解 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無不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

陸梯霞輯解 矜者易爭。君子無乖戾之心。其矜也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故不至矯世戾俗。而失於爭。其

處眾也。溫然可親。與物無忤。群矣。然群者易黨。君子無阿比之意。其羣也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故不

至隨俗是非。而失於黨。蓋性情中正。故人已兩得。如此學者。當知所法矣。

陸梯霞輯解 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而與人黨。天理存心。只在一念之間。夫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持己處眾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己也。

陸梯霞輯解舉人廢言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取舍

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名所以命其實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故亦以為疾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名所以命其實也。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故亦以為疾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于私序講子曰凡人貴審取言貴寬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君子之心公而無蔽如此

陸梯霞輯解一言章全旨此因子貢有反約之機而示以知要之學子貢求一言以終身未免向所行去揣合即千萬言不能了不知只這身字便是隔闕之端故夫子指出一恕字先令此身有所安頓處然後可運不碍之局不欲勿施此正告以行之之法

序講子貢問曰學莫貴於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行之不必他求者乎子曰其恕之一言乎何謂恕蓋人已雖殊其心則一凡已心所欲即知人不異已勿以此施之於人如是則凡所施於人者必已所欲也以已所欲施之於人愈推愈出不能窮盡雖終身行焉可矣

陸梯霞輯解恕既為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詞也○已所不欲二句不但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宜體註意○中庸不欲勿施當緊貼違道不遠講雍問仁不欲勿施當緊貼為仁講此不欲

勿施當緊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其始也推已及人其終也則不待推而以已及人矣推已及人恕也以已及人則仁矣

士靖曰子貢之學在知而於此念及於行是學將就實也且思及於終身之行是心期有守也又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是若不待其學之多而欲約之以得其要也蓋亦其有得之候歟

陸梯霞輯解誰毀譽章全旨此夫子以直道維世上節言為吾世並生並育之人已不可任一己之私下節言為三代善善惡惡之民更不可任天下之公摠見直道在人行毀譽而不可得

序講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若吾之於人也有惡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於誰稱之損其真而有毀有善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於誰揚之過其實而有譽毀固絕無之矣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於其天資或於其志向有所試其必然焉而知將來之不爽矣有試之譽仍非過稱而况於毀乎誰毀誰譽也

沈誠菴曰善善之速試之於早也無所苟者必有所試也惡惡已緩則補聖人之所未言以完上文毀譽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

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

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語曰能近

孟子曰強恕而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

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

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黎矩是恕之端否曰黎矩正是

恕○慶源輔氏曰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

有所試矣譽平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

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

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

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

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或問毀譽之說

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

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

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不過其

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



兩項

陸梯霞輯解 有試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士靖曰。不曰無毀無譽。而曰誰毀誰譽者。無所定向之謂。亦無所偏指之謂。

序講 然吾之於人。所以無毀無譽者。蓋人心原有直道。初無古今之殊。今斯民也。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直道而行。無所私曲之民也。三代之於民。不枉其是非之實如此。我今亦安得枉之而妄生毀譽哉。  
沈誠菴曰。按聖人秉是非之公。托空言而以仁者之好惡。砥礪風俗。作春秋而以王者之誅賞。垂教萬世。蓋儼然以天自處。而直接統於三代。玩味此章之旨。聖人亦有不得而辭避者。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

者空中領此一句。以為接上起下之端。然惟上節補得足無毀一邊。此處方可接此句。必著善其善。惡其惡六字。方與上文毀譽相呼應。故我今句。又找足到上文無毀譽去。

陸梯霞輯解 下節推原上節。以直字作骨。聖人之無毀譽。出於公心自然。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為此言者。特以見人心皆有直道。愈足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也。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子。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于人。誰毀誰譽意。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或主民上說。見民皆直道而行之。民我不得猶以毀譽行其間。有主君上說。謂三代之君。所以行其直道之民。故我亦以直行之。看來不曰人而曰民。還是對三代之君為是。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卽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字斷非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

士靖曰。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今此之人。正對三代。說只為用毀譽者。每每薄待此民。豈知人無分今昔。今此之民。卽三代之民。是非自有公論。而我亦何得少置私意于其間。

褒之善。而無譽。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是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憇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

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故我今亦不得而

枉其是非之實也。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

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尹氏曰。孔子之於

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曰。斯民是今時。所以為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濶便是從頭說下來。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故言今此之人。與三代之民



陸梯霞輯解吾猶及章全旨。此傷人心之不古。序講。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不及見上古全盛之世。然向也。猶及見夫作史者。或聞見未真。即闕其文。以傳疑。未嘗挾已見。以自是。有馬者。或彼此相假。即借人乘之。而不吝。未嘗挾已。有以自私也。二者皆人心之近古者也。而今則已矣。夫時之益偷。何如哉。

陸梯霞輯解。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兩事皆風俗之厚也。史闕文。則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枉其是非之公。故亦為厚道。

一般。○新安陳氏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之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

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

強解。趙氏曰。二事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亦闕疑之意。

陸梯霞輯解。巧言亂德。章全旨。此章聽言處事。須戒意向之偏。而約之義理之正。

序講。子曰。是非有定理。彼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其言亦似近理。使聽者心志為其所移。而失其所守。是亂人之德也。謀大事者。必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事不忍耐。而或姑息以為仁。或忿決以為勇。則優柔養奸。輕躁速禍。而大事去矣。是自亂大謀也。陸梯霞輯解。巧言。是他人之言。亂德。是亂己之德。小不忍。亂大謀。皆著自己說。

士靖曰。德者得也。得而守之。則為我德。被巧言人誘去。如人有貨物。被奸人拐去。故曰喪其所守。陸梯霞輯解。眾惡章全旨。此章見好惡。當察其實。眾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眾以跡言。故惟仁者纔能好惡。

序講。子曰。好惡雖為人心之公。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有未必盡實者。有人于此。眾人皆以為惡。而惡之。似乎公矣。然其中寧無特立獨行。而不合于流俗者乎。寧無跡似私。而情可原者乎。必須仔細省察。真見其可惡。而後惡之焉。有人于此。眾人皆以為善。而好之。似乎公矣。然其中寧無同流合污。而取悅于流俗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

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

不同。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蓋大謀至斷。而輕決。則又失之。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

則或蔽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

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



者乎。寧無跡似公而心未誠者乎。必須仔細審察。直見其可好而後好之焉。蓋衆論未即爲公論。于此加察。則不爲衆所惑矣。

沈誠菴曰。惟仁者能好惡人。所以見衆人非司好惡之衡者也。蔽于私。指衆人之私而言也。或字有意。若謂衆人必不可信。亦無此理。

陸梯霞輯解。察者。詳審之謂也。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于私。故加詳審耳。○察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

陸梯霞輯解。弘道章全旨。此言體道之責。存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

序講。子曰。有此人。則有此道。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也。然道之分量本大。而藏於心。則至微。惟人加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光輝發越于吾身。功用不昭于天下。由微之著。由近及遠。而分量之大。復全于我。則能弘此道者。非人而誰。若夫道雖備于吾心。而其體無爲。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遂有以彰于吾身。達于天下。而致人于高明光大之域。決無此理也。道豈能弘人乎。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陸梯霞輯解。方其寂然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理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兩語一正一反。下句喚醒上句。○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爲。解非字。○上句重。下句輕帶。○非道弘人。白文明言弘人。註明言大其人。大其人者。如爲聖爲賢之類。

陸梯霞輯解。改過章全旨。此聖人汲汲欲人改過。正恐其不及改也。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于過也。

序講。子曰。人於日用之間。豈無一事之差。一言之失。而爲過者。但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之地。若遂非文過。憚于悛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貽終身之尤。其過遂成。而後將不及改。是直謂之過矣。可不戒哉。人當以改過爲貴也。

沈誠菴曰。過而能改。二句。補言前之意。以歆動人。而將不及改矣。推言後之意。以危懼人。然說一將字。猶有望之意。厚之至也。

陸梯霞輯解。吾嘗終日章全旨。此章爲徒思而不

之所取也。孟子於陳仲子。匡章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心。然人心

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

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

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問人。能弘道。朱子

手能搖扇。扇不知搖手。○雙峰饒氏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

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

特垂語以教人爾。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

順理去做。○遜志。是早遜其志。放退一著。寬

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

問聖人。真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

而無益耳。



學者發是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序講 夫子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徒思亦不能得吾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夫理以為必有得也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究之無益于己不如好古敏求以盡夫致知力行之功為有得也蓋功夫純熟理義自然貫通學其可以已哉。沈誠菴曰勞心以必求所謂強探力索也遜志而自得所謂優柔厭飲也。陸梯霞輯解 思者只據他心中思索要得此理學則有箇古人成法為之持循思者求諸心學者習其事○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如事上學以求合乎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于已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勞心以必求者強探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于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早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陸梯霞輯解謀道章全旨 此表君子純心之學當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也。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

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句不重是起下祿在其中句。序講 子曰君子之用功也終日圖維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初不謀乎祿食也蓋食之得與不得不關乎謀與不謀如農夫之耕也本所以謀食然年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餒亦在其中矣君子之學也本所以謀道然學成而見用于時則居官受俸而祿亦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也道之不得則有終身之憂必謀得之而後已若祿之不得而貧焉則不以為憂而為是以求得也君子純于學如此。沈誠菴曰憂道上補一學字不憂貧下補一祿字要知憂道不憂貧句正從學也祿在其中矣句轉旋出來。陸梯霞輯解 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憂在謀先。陸梯霞輯解知及章全旨 以全德望天下重修已上總是于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真知未有不能守者。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張子曰所謂知



大本已立。雖臨民不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于心矣。不莊以泄。則其形于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莊以泄。則其形于身者。亦無愧矣。然動不以禮。則其見于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能做到徹頭徹尾處。

序講 子曰為學貴有全功。必本末內外兼修。然後為至。如資質明敏。學問功深。於修己治人之理。其知足以及之矣。然必心無私欲。全體皆仁。而後間斷不生。苟仁有未全。不能守其所知之理。則在知時雖得之。必以不能守而失之。無以實有諸已矣。此有其知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

沈誠菴曰。知此理與我猶二也。有之于身。則我與理為一矣。知有淺深。若私欲得間。則知猶未透徹也。陸梯霞輯解。仁不能守之。猶云不能仁以守之。非已仁而又不能守也。序講 若夫知及之。又無私欲之間。而仁能守之。則所知者在我。而大本立矣。然於臨民之際。不能正衣冠。尊瞻視。而莊以泄之。則無威之可畏。而民不敬矣。

是蓋氣習之偏。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故如此。此有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沈誠菴曰。氣是氣稟。習是習染。氣偏於此。則習亦偏於此。蓋仁厚之人。每過於和慈。而不足於剛毅。則不莊。泄者有之。

陸梯霞輯解。智及仁守。則德成于己。而足以治民。然不莊以泄。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于道未備也。士靖曰。氣習尚有偏。則學問猶未純也。故總註以氣稟學問總言之。然何以不言氣習學問。蓋學至莊。泄則習染已盡。除所未化者。特氣稟耳。

序講 至於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泄之。斯則內外交修。宜無可議矣。然見諸設施制度之間。所以動作斯民者。未合乎天理之節。文範民情於中正。而不以禮焉。則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修己治人。終同於氣質之偏。學問之蔽。其道理猶未盡善也。蓋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

沈誠菴曰。按上節集註。下句放此。則知動不以禮。亦有氣稟在內。陸梯霞輯解。動之不以禮。與使人不以道。語氣正同。禮字屬上不屬民。○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

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

義理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獮苗蒐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愚按學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指氣質。蓋亦有學底。○知及

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泄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夫。下面是新民工夫。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

及到仁守是極了。却又要莊泄。動禮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事無處不善。若根本不立。又何有可檢點處。○此一章。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泄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泄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

命吾



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而臨  
民一味莊重而動民處尚少。此機括便亦未盡。

士靖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直從源頭上注下來。  
此曰義理之節文。是從民身上看。蓋義就事言也。

陸梯霞輯解大受章全旨。此章兼材德器量而致  
觀人之法。集註語意兩平。然觀人之法四字。仍當重

君子邊。

序講。子曰。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立乎  
其大者。於一才一藝之小事。或有時未及理會。我不  
可以。是知其為人。至於天下國家之大事。投諸其身  
皆其材德之所優為者。而可為彼所承受也。君子之  
為人。於此始見。若欲以小者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  
小人器量淺隘。大節本無足觀。天下國家之大事。彼  
斷不能承受。而或可以一材一藝之小事。知其所長  
也。若欲以大者任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  
觀人。而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有時勝君  
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用人者審之。  
沈誠菴曰。周公孔子多材多能。雖小事無不可觀。然  
君子等級。煞有不同。有材德全備之君子。有德備而  
才不全之君子。甚至有德無才。有并其德亦不能純

而俱不碍其為君子者。但此所稱大受之君子。則必  
是有大才大德之人。如曾子所謝君子其人者。

陸梯霞輯解。不是君子限定不能小事。君子或有  
不屑于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  
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小  
人非奸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

陸梯霞輯解。民之于仁。章全旨。上言仁之甚切于  
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于人。益以見其所  
當勉。聖人勉人為仁之意。懇切如此。○劉上玉云。首  
二句空講。以下二句實之。蓋夫子即常人生死利害  
之情。淺切警醒。觀民字可見。此于語意較直捷。然不  
若遵註為正。

序講。子曰。民所賴以養生者。水火也。而所以為生  
之理者。則此心德之仁也。二者雖俱切於人。然水火  
是外物。無水火。不過饑渴以害其身。而仁則本心所  
固有。不仁則本心喪失。雖有此身。亦無以自立矣。仁  
之切於人也。豈不甚於水火乎。况水火雖能養人。吾  
嘗見身履水火而為所害。以至於死者矣。若仁則人  
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未嘗見身履於仁而死  
者也。夫仁至切於人。而又無害於人。亦何憚而不為

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心德  
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  
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

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

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雲峰胡氏曰。材

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  
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

與量俱小也。○雙峰饒氏曰。此小人  
是小有才之小人。非庸常之小人。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

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

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

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

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

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

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

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



乎。沈誠菴曰：以心與身較，則仁為有益于人，而甚於水火。以殺人與不殺人較，則仁為無害于人，而善於水火。○蹈仁不死，語其常也。殺身成仁，履其變也。究竟其死也，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則正所以完其生之理也。

陸梯霞輯解：甚于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已，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陸梯霞輯解：當仁章全旨。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詞。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于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美，而不知勇于為仁者。發此章序講。子曰：學莫要於為仁，誠能擔當之，以為已任。則惟有勇往必為而已，不必退讓於人也。莫說他人雖弟子於師，凡事固無不讓，至於當仁，亦有不容讓者。蓋仁原自有而自為之，固不可讓，而亦無得而讓諸人者也。

沈誠菴曰：蓋仁者以下發明無可讓之義。非有爭也。句反跌得醒人，惟有爭而有讓，今爭亦爭得自家底讓，亦讓了自己底，與何人爭，而又與何人讓耶。○程

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已。○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未嘗以當仁之事讓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做，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

子善名在外，不可不遜之說。又恐人不從自己奮必往之志，卻因夫子言而與師長競聲名于外，故又以此言之。如記所謂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是也。

陸梯霞輯解：兩章仁字，俱以心之德言。○不曰父兄而曰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甚言其不可推諉也。

陸梯霞輯解：貞而不諒，章全旨。此就應事上辨任理事之分。

序講：子曰：人之立身處事，固貴于持守之定。然有見理明確而守之不易者，貞也有固執已見而守之不移者，諒也。倘或察理不精，體道不熟，鮮有不可以諒為貞者。君子則審物任理，所守一歸于至正，而不可移易。是之謂貞，而不是必信必果。硬硬然執一己之小信，以為諒也。蓋貞與諒相似而實不同。故夫子別而言之，欲學者以君子為法也。

陸梯霞輯解：敬其事，章全旨。此表人臣事君之準。序講：子曰：人臣事君，官守言責，莫不有所當盡之事，必須一心敬謹，務盡其事，而無敢怠。至于所食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胡氏曰：後其祿，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理雜，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問為貧而仕，則奈何。南軒張氏曰：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



常祿則付之度外而不必汲汲于此。事君之義乃純也。

陸梯霞輯解 後食謂置之而不計也。故曰與後獲之後同。

陸梯霞輯解 存教章全旨 此言教人之當無所擇無類自教者立心言。

序講 子曰人性皆善而染于氣習。因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則盡人皆欲化之于善而不復論其類之殊。蓋至公之心如此也。

沈誠菴曰 集註起手只說箇人性皆善。天之生是使之同也。任句只說箇類之惡。人之為是使之獨也。中間說箇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天人參半也。又說箇人皆可以復于善。是以人合天也。所謂復不為習俗所染。不為氣稟所拘。而復其皆善之性耳。

士靖曰 聖人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善固益進於善。惡亦可化為善。即不可化而亦不使為惡。如有苗格。虞芮成。惡而化于善也。朱均而不傳。象不得有為惡而不使為惡也。皆聖人之教也。

陸梯霞輯解 道不同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擇所謀。雖兼善惡邪正。然重在善。不可與惡相謀。正不可與邪相謀。恐無濟而有害也。為善者正者而發。非戒小人不可與君子謀也。

序講 子曰人必道同而後其心同。心同而後可與謀議。若夫人品有善惡。學術有邪正。其入之道不同。則意見相反。一與之謀。必乖違而無濟矣。豈可不擇所謀哉。

陸梯霞輯解 辭達章全旨 此論命辭之法。序講 子曰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如宣上達下。聘問酌答之類。固不可無辭矣。但辭所以達意也。未達辭固不可減。至於既能達意。其辭即可以止矣。若過求之。而以富麗為工。則意反為之晦。非辭命之善者也。聖人此言脩辭之法也。

陸梯霞輯解 辭非但辭命。凡訓誥著述之類。皆是。○ 玩達字有行乎其當。行意玩而已矣。字有止乎其不得不止意。講達字處不可帶輕忽話頭。

陸梯霞輯解 師冕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矜不成人之仁。序講 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子則歷舉

之仁。序講 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子則歷舉

之仁。序講 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子則歷舉

之仁。序講 時有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定矣。子則歷舉

敬其事為主也。若曰食焉而已。失其義矣。○ 勉齋黃氏曰 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餽稟稱事。君之道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

復論其類之惡矣。慶源輔氏曰 人之性同一。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和

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 南軒張氏曰 氣有可反之理。人有可反之

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洪氏曰 聖人之

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新安陳氏曰 善惡謂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勉齋黃氏曰 者亦不能達也。○ 新安陳氏曰 辭以繁多為富。以華麗為美。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 某在斯 某在斯 見賢

師樂師瞽者冕名 再言某在斯 歷舉在坐之

人以詔之



以告之曰某人在斯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申其敬而不知所與言也

陸梯霞輯解 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鐘笙搏籥皆曰師○古者樂師皆用磬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語不可又代口氣

士靖曰歷歷詳叙見得周詳次第與真懇誠篤如此所以起下子張之問也○宛然畫出一聖人

序講 當時及門之徒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見而出子張問曰一師耳夫子詳與之言如此意即道之所在與

沈誠菴曰子張以夫子之相師而以為道蓋夫子以無心出之而無非是理子張以有心觀之而無非是學

陸梯霞輯解 子張之問意其必出于道不是疑其非道○言之處當畧斷

序講 子曰然是誠道之所在也古者磬必有相隨事而詔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如此也

沈誠菴曰此為人之事也而和靖以為處已為人無不盡誠者大凡人之處已無有不誠者至於為人必

不如其處已而聖人則一致故其心於斯可見也

陸梯霞輯解 此即老安少懷使物各得其所之理也○固字有自抑之意若曰固相師之道如此不足異

也○要之言外即可見其道無往而不存矣○周禮注相謂扶也磬矇作樂矇矇扶之故俱三百人疏釋名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相者以矇矇有目矇人無

目須人扶持故也○一部論語都是千萬世盲人階也○聖人明白指點出來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

四書大義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曰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聖心天理之

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磬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勿軒熊氏曰道字要

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兩章以為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攷而博求庶有以得之○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

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

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南軒張氏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不可須臾離者也夫惟天下之

至誠一以貫之道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新安陳氏曰矇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矇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命吾

卷七

七



		<p>聖人自出而後。其教未嘗不有。然其教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於天下。無時而息。聖人之教於天下。亦無時而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p>	<p>此章言聖人之教。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於天下。無時而息。聖人之教於天下。亦無時而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p>
--	--	--	---

		<p>此章言聖人之教。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於天下。無時而息。聖人之教於天下。亦無時而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p>	<p>此章言聖人之教。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照於天下。無時而息。聖人之教於天下。亦無時而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p>
--	--	---	---



